

年

卷

期

4

1

—

6

第

第

# 紅豆

詩  
專  
號  
四卷一期



無藥不效  
無藥不效

總局：香港文咸東街  
分局：灣仔莊士敦道  
分局：油蔴地新填地  
分局：西灣河電車路  
分局：旺角新填地街



梁國英

精三益

木不精世

道

神派

委與

紅豆 第四卷第一期

精三益

木不精世

萃心書

聯林平

世列產

世列產

世列產

世列產

世列產

世列產

紅豆

第四卷第一期

# 紅豆

詩專號目次

詩創作

詩作六章

侯汝華

詩三家

寒夜

林庚

贈歌德

長之

夢境

長之

奔飛

張露薇

憶

張露薇

木下詩抄

柳木下

詩三篇

李心若

燈前詩品

遲暮小吟及其他

詩三首

小鄉村詩草

詩話

生命之運用 (英國 I. A. Richards)

遠方詩札

寒夜 (封面木刻取林庚詩意)

帆弟

路易士

林英強

陳江帆

丹西

穆亞

陳仲剛

# 未名文苑：

- 1 腐鼠集(短篇) 羅 洪(平裝四角  
精裝六角)
  - 2 行過之生命(詩集) 路易士(四角)
  - 3 叛徒(小說) 杜 衡(五角)
  - 4 無相庵隨筆 施蟄存(在印刷中)
  - 5 謎(短篇) 朱 雯(在印刷中)
  - 6 敗筆集(短篇) 羅 洪(在印刷中)
  - 7 上海飄流曲(詩集) 路易士(即 印)
- 郵購優待辦法

- (一) 直接郵購·八折優待
- (二) 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 (三) 寄費免收·掛號另加

上海華德路荊州路鴻運坊六十號 未名書屋郵購部訂

## 本刊三卷四期吉伯西專號要目

吉伯西與英文學之流浪情調	張寶樹
原野之精靈	梁思平
沙華	蕭正傑
河上的磨坊	黃倩怡
吉伯西人自述	李育中
吉 韜 謠	慕 莎
算 命	獸 無
吉 伯 西	鄭 或
謎之誕生與滅亡	岑家梧
本刊三卷五期要目	
某一天夜晚的故事	李勵文
過 時	侯汝華
哈 哈	李育中
流霞蓋(連載小說)	劉 心
詩 選	
散文二篇	幹 著
更 夫	林蔚春
我懷戀着美麗的南島	禁 坡
幽 谷	梁思平
本刊三卷六期	
電影清潔運動特輯	

# 詩作六章

侯汝華

## 在船上

在船上，

我躺着，

船窗外

燈光的光飛起又墜落。

夜和海一樣的深，

露亦凝重——

爲了舷邊一個少婦的凝眸

桅上有星子的銀色了。

海却有少年的憂鬱；

船是到那裏去的呢？

在海的低徊裏

我看見了它的默禱和淚。

天是低垂的，

在遠處；我守望着

船窗外

燈光的光飛起又墜落。

## 少女

少女的痴想

是玻璃窗上的黃昏，

俄頃更將悲慘的

無法可以收拾。



離去亮了一盞紅紗燈，

也照在玻璃窗子上，

而多年的板畫

却有可怕的訕嘲了。

少女的痴想呢

門外有許多不可見的淚。

## 冬夜

(寄南島曾後二弟並陳櫻島也槐兄)

明燦的星子

今夜少了數顆，

於是我得守着這一支燈，

影子有更深的沈默了；

風揚着更聲

轉入了另一個曲巷子，

想起無家的遠行人——

今夜的雪意如何了？

## 盲樂女

是貝珠死了後的

早海的皸裂吧，

遠處的盲樂女的

胡弦低抑地響起來了。

盲樂女是有

不見天日的憂鬱的，

人家說她已失掉眼前的誘惑，

而她的胡弦却愈響愈近了。

## 黑夜的鐵匠

牽繫着人家的靈魂的，

已不是水手的酒場，

而一個鐵匠手下的紅磚

却輝耀在黑夜裏。

並沒有一點의 珍聞，

他永遠的沈默着

讓他的歲月

是一爐的煤屑。

只有他最懂得

鐵鏈子的重量

和火種的繁息的，

但他不會知道隔鄰的

少女怎樣迷弄男人。

## 四季的風

也不能擾動他的夢，

他沒有可愛的家園，

這粗野的技術

是他祖先的遺產。

但他小小的心

可以變得愁慮多少，

他總不能忘情於

艱苦的目前。

薊葉般的月

雖亦使他偶然燃起原始人的幻想，

而叮叮的洪唱

却才是他最熱愛的戀人。

現在，黑夜在釀造奇蹟了，

對着洪唱有單戀病的人啊！

請在他的鐵砧之畔

起舞吧！

## 贈遺

你叫我，愛人！

把你的臥房打扮的

像四月的花園，

我的各色的夢

便是你每個壁角的掛幅，

於是你隨便對那個人都說

「我是春天的小主人。」

許多人亦羨慕地耽視着

你的炫耀

而嗚哩的祈禱着，

好像你也永遠不會懂得

蜂褪黃，蝶褪粉；

可是，最後是誰都不再印

一個履痕在你的門外，

而我亦不是一株冬青樹

常綠在你的心中，

愛人，那時候

你將怎樣呢？

## 林庚詩集

## 夜

「夜」這集中的四十三首詩，是使林庚先生湧現於詩壇的佳作

「有一首歌我願低聲的唱，

在你的耳邊此絲的遊盪，

夜裏若有神來聽，

把這一首歌帶到你心上。」

這集子就是作者所要帶到你心上來的歌。卷首有俞平伯先生作序，而聞一多先生所作封面繪尤給本集披上了一襲幽情的新裝。

## 春野與窗

此集「春野與窗」為作者第二詩集，共收詩五十七首，作者在本書跋文中謂「我開始覺得在一種新的風度的嘗試中，」此嘗試的結果即本集中所收諸佳作也。

北平文學評論社叢書

上海開明書店總經售

兩集均每部實價六角

# 詩三家

寒夜 林庚

寒夜的風是旅行者的伴搖落了樹葉  
秋意已深時無人的牆外遼遠的情切  
脚步若無意敲打的更聲驚走了賊人  
星子做多情夜半的林間久之憑藉

贈歌德并序 長之

昔讀蘇軾集，見有「讀陶集

，愛不忍釋，乃作小令贈之

」之語，今吾讀歌德集，亦

愛不忍釋，乃亦贈之以詩。

我生在一九一〇，

你生在一七四九，

你生在德意志，

我生在中華神州。

可是爲什末你所要說的，

全是我生命裏，自己所要奔流的？

你不是是一個造物主的化身，要不，

爲什末你的精神，瀾漫宇宙？

我看你就是大自然，

靜靜地包羅萬有；

我看你那裏就是深刻的整個的人間，

又推動人向前走。

出污泥而不染，

入聖人之鄉而超凡，

歌德，歌德，吾將何以報之？

愛其人，想其德，將譯其詩篇。

夢境 長之

我再不相信夢了。

從前，

我在夢裏，

得到慰安；

現在知道了：

夢裏

給人欺騙。

人生的快樂，不過一霎，

長久的是悵惘，留下。

留下了，長久地留下了，是悵惘：

交不忠兮怨長。

自己

手造的

幻影，

又

能够

多久？

曉色矇矓了，

晨鳥啁啾。

廿四，十，廿四。

奔飛 張露薇

我曾經做過許多荒誕的夢，

夢見我變成一隻驕傲的老鷹——

這老鷹終日在太空中奔飛，

沒有疲勞，也沒有什麼憧憬。

生命也不過是個夢吧，是誰會說？

我可是永遠沒有那麼難過——

只是飛，飛便是我至高的理想，

只是飛，飛便是我最大的快樂。

我一邊兒飛，一邊兒在歌唱，

歌唱着月的溫柔，太陽的光，

山間的松濤，海中的波浪——

一切，一切都存在着我的希望！

是誰用了毒箭來把我刺傷？

呵，我再沒有一點力量飛翔。

是誰造成了這可怕的陰謀，

使太空也加上了一重罪惡？

我從此失掉了自己的靈魂，

不能再在太空中任意狂奔。

我從此賣却了一切的自由，

讓生活把寶貴的時光喪盡。

（唉，人間！人間永遠是那塵汗濁，

連真純的情愛都不能講說——

滿腔的苦痛頂好悶在心裏，

祇一個字，呵，別人就嫌太多！）

但，這黑暗與愚蠢絕不是永遠，

在遙遙的天邊已傳過來福音：

那音信會道盡生活的美滿，

也會訴說人與人的相愛相親。

我期待着，期待着歸來的靈魂，

讓我再度去太空中自由飛奔！

但我不希望和從前一樣孤獨，

我不要做那到處飄流的旅人！

憶

張露薇

昨夜的夢裏，不，那不是夢，

我今朝還沒有昨夜清醒：

昨夜的溫香依然飄在雲間，

今朝却感到了無限的寒冷！

我夢見了你，那才真够微倖，

一個吻送走了所有的悲痛：

但你爲何又依在我懷裏哭，

哭着說我再不要無故負情？

好親親，我什麼時候負過情？

我的愛情永遠是那麼穩定——

那是你，你那樣的輕飄浮躁，

把我一切幸福都弄送乾淨！

# 木下詩抄

柳木下

## 一 我·大衣

天下雪哪

玻璃這樣冷

隔着一層玻璃

我望着大衣

大衣也望着我

沒有體溫你冷嗎 我說

沒有大衣你冷嗎 大衣說

我戀着大衣  
大衣也戀着我

大衣是爲什麼而製的 我想  
大衣是爲什麼而製的 大衣想

天下雪哪

雪花飛來和我嬉戲

我走過去 走向四川橋

想着 大衣是爲什麼而製的

## 二 約翰·阿九

約翰做了一個夢

他夢着

他發明了種新機械

一種增加十倍速率的新機械

阿九也做了一個夢

但阿九的夢却是

他用粗大的拳頭毆約翰

像打他的多產的妻

早晨 工廠的汽笛鳴了

阿九的妻推他起來上工

而約翰只翻一翻身

又復睡去

### 三 矛盾·對立

爲避風雨

人才造房屋

爲禦寒冷

人才製衣服

爲充饑餓

人才種穀麥

有人露宿

許多高樓別墅空着

有人凍死

許多皮衣堆在店裏

有人餓死

許多穀麥在倉裏腐爛

這是爲着什麼

這是爲着什麼

有人要維持現狀

有人却想創造未來



## 自由的平等的國家的列車

我去候一架從紐約來的，自由的平等

的國家的列車——那被胡適博士禮讚的自

由的平等的國家的列車

我看見旅客下來

我看見頭等車廂的旅客下

來

我看見二等車廂的旅客下

來

我看見三等車廂的旅客下

來

我看見頭等車廂的旅客下

來

他們都有同一的類型

我看見二等車廂的旅客下

來

他們都有同一的類型

我看見三等車廂的旅客下

來

他們都有同一的類型

車廂是模型哪

不同層次的人，走進不同模型的

的車廂

不同層次的人，從不同模型的

車廂下來

我去候一架從紐約來的，自由

的平等的國家的列車

君如愛讀本刊

望即薦諸貴友

# 詩三篇

李心若

## 有呈

我知自己有雄蛛的命運——

當雌的飽食了愛時，

就得擔心自己的生命了。

(致命的：失戀的創呵！)

所以我疑心你如蜜的言語：

怕是另一種河豚。

但，我喜與懼的交流，

終因你而凝在心裏了。

請永守着你對我的言詞吧，

如你的菱花再不能影着你我，

我將像殉情的雄蛛了，

但我願做你的雄蛛。

## 催妝曲

如薰風吻笑了花兒，

我永是你的薰風！

且是長年的，長年的；

不似薰風那麼薄情

如果你不要什麼誓，盟，

我知我是多麼幸福呵！

我已穩在你心裏了，

不，已然是你了。

如破船走進平謐的港灣，

我得安于你的愛裏。

我喜極已忘詞了，

你以一笑答我吧。

## 紅仙

我喜愛一朵嬌然的玫瑰，

一顆向黑暗吐着威稜的寒星，

一枝在風中淒顫的紫藤，

一匹受驚的兔子，

出自天真的心愛之色，

飄然遠去的孤鶴，

和孩子們想滿所欲而撒的嬌，

因這些，會令我記起紅仙底七情的。

笑呢，還是哭，我？

因她回來了，但又將遠去。

她不遠去我又幹嗎呢，呵！

我會說我的心像是一棵長青樹——

與我生命的季候無關。

那是說謊的，因失她而後說的。

我的心原如易謝的桃花，

而她是它養生的春陽。

我再不能否認，當她重離我後，

我將隨處，或閉上目，看見紅仙。

# 燈前詩品

帆弟

## 沙麗

燈引我吐出悵悵來了，

這時夜航船駛進何方了呢！

窗邊的風使我不能安息的。

遼遠將有江湖的風濤聲，

我憂慮着鮫人一樣浮游的沙麗。

她老是闌然的眼睛，

因一些秋的寂寞成了不眠，

今夜應淚成珠呢；

然而我却祇能向窗邊的風

做着無言的祝福。

## 雨

二月的雨在下着，

明了燈，

我想起遠方的療養院，

潮熱症高漲時的病頰，

藏在被巾裏的她。

同時，我也想起了

被陽光燃亮的運動場，

拿絨毬拍的手，

女委圓圓地浮動的

藏在髮屑裏的她。

這証明我宿疾發作了，

連忙吹了思慕的燈。

二月的雨在下着，

淙淙地，淙淙地。

當我想親切地呼喚你底名字時，

你却輕輕舉起含羞的小拖鞋，

向門幔那邊消失了，

### 冬夜小語

今夕，

冰國吹來的薄晚的寒風

益使你有溫柔感了，

披上那黑色的長外套，

圍秀一樣在織着白絨線的織物。

你是善迴避的黑色的鳥呢，

抑或是晚間的黑天使？

## 夜 宴 李長之詩集

李長之先生是年來最有成就的文學批評家，但他同時也是一位詩人。「夜宴」一集刊於一九三四年，是他的第一詩集，共收詩三十三首。是作者七年間所作詩的選集。人們倘苦懷疑一個批評能不能寫出好詩來，那麼請一讀這首「夢裏的詩句」：

她底愛

爲什麼不浮在流水上，

漂漂地送過來呢？

——水是沒有空隙的呀！

文學評論社叢書·每部售洋六角

# 遲暮小吟及其他

路易士

## 遲暮小吟

散步于遲暮之都市

遲暮的曲子我低吟着

金色的街燈的眼睛哪

交通燈的紅的綠的眼睛哪

——我想起愛人手上的飾物

我倚着手杖，佇立而神往

我底歌途在暮靄裏冷了

唔，那長年的孤寂

怕是我受不了的

而況天上總比人間冷些

是的，天又是那麼高

一眼望下來不要眩暈麼

不，我知道——

做月亮是沒有感覺的

## 黑色的詩

黑色的詩啊，黑色的詩

我有一顆多夢想的黑色的心

牠常喜歡馭一個黑色的電

## 我願意上天做月亮

我願意上天做月亮

就是缺一點也是美的

丟下黑色的生命太淒涼

唔，黑色的火熊熊了。

黑色的花也芬芳了

黑色的太陽，黑色的風

宇宙響一組黑色的音

### 牢騷小唱

那些響亮的，那些耀目的

我都沒有，我都沒有

那舉手可及的，海市蜃樓

那長着翅膀的，飛得遠遠了

而我是徒然太息着

數着一個一個溜過去的日子

虛無人

廿世紀的風雨裏

他採一朵虛無之花

他把眼睛閉了——

明天於他是漠然的

在他心中有一句話

但他悄悄去了

### 靜夜

靜的夜是我所熟稔的

寂寞使我清醒了

遠方一部汽車馳過

我聽見都市的嗚語了

異鄉之月是我愛看的

今晚上難以入睡了

我之冥思遂跟着

稀少的脚步聲遠了

## 十二月曲

十二月的鄉愁啊

遼遠的四月之戀

當那古城披上了

桃紅柳綠的新衫

——四月的湖上

遂有伊人之哀唱

籠罩湖上的黃昏

——旋律的縹緲

十二月的歸思啊

渺茫的四月之夢

## 行過之生命

### 路易士第一詩集

自詩篇發表於現代，作者底名字送給與每一個新詩的愛好者以非常深刻的印象，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作者主編的火山詩刊出版後，其一種迥與一般流行的濫調不同的清新的作風，又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以是奠定了作者在今日文壇上的相當的地位。行過之生命便是作者五六年來的心血的結晶，全集計詩一百六十餘首，都係精選之作。其感情真摯，幻想豐富，誠可謂為近兩年來荒蕪的詩園中少有的收穫了，而定價又極低廉，全書三百餘頁，僅售四角；如直接向上海荊州路鴻運坊六十號未名書屋郵市部函購，且可得八折優待。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 詩三首

林英強

## 雨天

簾櫳的雨裏，  
風是淺寒的，  
蒼煙不是有銅駝感麼？

爲了妄念的倦，  
使我望那雨濛的遙渚，  
那心的澄波又濁了。

一九三五年，八月，八日。

## 悲觸

蟬已濕了嫩翼，  
它是有誰暮的悲觸了。  
細雨里，尤能聽取殘聲的斷續。

病酒的黃昏，  
落日是沉重的，  
而垂虹呢？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

## 夢歸殂

被撞出了你的心的城都，  
就如置身於乏水草的  
胡地的沙鹵。

未審何事輪娶了你呢？  
道徑久是沒有你香車的輪轍，  
心是癡了。

猩色屏里，  
可貴的綺夢，  
已經是歸殂了啊！

詩卷與酒罍，  
不可解我的癡了的心了，  
香車何時得重負舍呢？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

# 小鄉村詩草

陳江帆

## 鐘樓

晚靜的車站旁，

年老的鐘樓發着昏語。

牠的鳴音是戴着古典的，

我想起昔年無量的時光。

不過，白日異樣了，

無厭的有車站裏的叫囂，

起貨機的振翼，

蒼蠅樣的工作衣的騷動；

年老的鐘樓暗墜了呢——

頹然發着供牠自己太息的鳴音。

## 生涯

年長的母親是個善感的，

老耽心要失去肅穆的鄉村，

因她恐懼月台的圓屋頂，

又恐懼雄脫一切的烟。

她的恐懼是有着理由，

現在天空不會釀出醇藍色，

鳥聲落在寢枕的時候，

我們也不會辨識那暗唱的，

是斑鳩或是金雀；

生涯老順從烟囪的鳴音，

往日卻順從季候。

我們僕僕的臉

有時月台旁吸着烟艸，

俟車首鐵器的轟擊傳來，

盆道夫的旗張起了，

我們奔奪行李的舞蹈有若蒼蠅。

今天不會有於明天的慮思的，

勞驅娛悅在酒排間裏。

母親復恐懼我們不曉事，

曉曉地作昔時田園的敘述，

我們渾不理解她的情緒，

甚而渾不理解自己的生涯。

## 安東

我們村莊的裏邊，

我一個很可親的木匠，

他的名字是叫做安東，

時光流散在單調的鋸木音裏。

他的老年似乎已經來了，

還一點不感得厭困。

誰的窗破了，

祇須輕輕地作個呼喚，

他會微笑着走了進來。

只是在顏容上

顯得有一點醜拙，

圓圓的腦蓋禿著光

而烏黑的臉蛋

髭鬚松鼠的柔毛般蔓生著。

他在簡陋的家裏，

得到的不純是欣悅，

他的女人出名的潑辣婦，

便一些的醜態，她會

頓著腳，「你這老禿頭！」

誠然，她是比較年輕，

但也並不顯得美麗，

生長成一個鼓漲的皮球顏，

肢體圓腫著，

走動時有如出港的裝貨船。

幸而安東有他善良的哲學，

從不喜歡反唇地相詆，

甚至他女人的詛語下，

祇遲緩緩走出在圍場，

有時却用酒漿忘他自己的。

## 訪病的牛車

候車室的客人病了，

明，爲我買一筐新鮮的水菓，

在你適當的時候送過去。

牛車放在雪壓的牛棚邊，

請你駕那牛車而去；

這時正曛夕，

遼廓的雪途上少有人行了，

倘如遇到一兩支旅行車，

遠征者或許也如候車室的客人，

珍重地向他們道個「晚安」好嗎？

牛棚的雪更大了，

古老的窗戶遠遠地嚮着，

明，索性那扇門也掩上吧，

我將繼續說那候車室的客人

當閉着牛車的聲音是訪病的聲音，  
 他會微笑地招呼你在蒼白的牀邊的，  
 而幽暗的口唇將發出多語的氣息。

如述說原始人的奇蹟一樣，

他將述說他自己的奇蹟，

最後，他手無力舉起又低下，

那你不要因他的沈默

說出我是餽贈水菓的主人，

祇須用輕聲的話道個「晚安」之後，

機警地馳回那架牛車，

晚雪中誰忍他復翻起於我的記憶！

雪已壓着途了

明，試收拾訪病的牛車

去尋旅行的車跡。

一九三四年二月

本 刊 二 卷 三 期  
 世 界 史 詩 專 號 要 目

金色的田疇——史詩譯	編者
希臘：論荷馬	墨摩士
芬蘭：加利華那	何世明
羅馬：伊尼易	幕莎
法國：羅蘭之歌	陳演暉
德國：妮伯隆根歌	中堅
英國：貝奧烏爾夫	梁之盤
俄國：義葛出征記	默無
西班牙：西德詩	無息
印度：天竺之榮華	梁之盤

本 刊 三 卷 一 期  
 英 國 文 壇 十 傑 專 號 要 目

英國文壇底漫遊	張寶樹
十四世紀：喬叟	無息
十五世紀：斯賓塞	梅蓀
十六世紀：莎士比亞	韓宰明
十七世紀：密爾頓	墨摩士
十八世紀：菲爾丁	鄭或
十九世紀：華滋華斯	湯舜禹
十九世紀：拜倫	楊幹蒼
十九世紀：狄更斯	彭是真
十九世紀：白朗寧	陳演暉
二十世紀：喬也斯	梁之盤

加 不 格 價 · 增 劇 幅 篇

# 生命之運用

(英國 L. A. Richards)

丹 西譯

詩人們之主要特點是他們底字的可驚的運用。這不單是所識字數的事，雖然沙氏比亞底字彙的豐富和多變化為從來任何英國人所沒有，是有意義的。使一個作者成為詩人的不在他能運用的字底數量，而在於他運用這些字的方法。他底關於各字怎樣互相限制，它們各個的效用怎樣在心靈上結合，它們怎樣適合於全體感應的意識是重要的。照例詩人沒有意識到為什麼只有這些字而不是那些字最適用的這理由。它們在他底意識控制之外跌了出來站上它們底位置，作為肯定他已用的字是對的唯一意識立場是他底覺得這樣是正確的不可避免的感覺。照例也許用不着問他為什麼用一個特別的旋律或者一個特別的辭句。他會舉出許多理由，但它們也許只不過是理性化的理由罷了，與這問題是沒關係的。因為韻律和字的選擇並不是一回知慧的事（雖然它屬於知慧的辨別許是可能的），而是基於一個追求確立其本身或使其本身與其同類和諧的本能的衝動。

去認識那主宰詩人底字的運用的原動力究有多少深，是極重要的。沒有一個對其他詩人的研究會幫助他，倘若這研究不是熱情的。他可由其他詩人學得許多東西，但這只有由於於任他們深深地影響他，而不是由於任何的對於他們底「作風」的膚淺的考究。因為那些形成一首詩的原動力是出發自心靈的根蒂，詩人們底作風是他底興味所從而組成的那過程的直接產品。他底可驚的駕馭言語的能力，不過是他底更可驚的駕馭他底經驗的能力之一部。這是詩不能以機智和研究，以技巧和計劃來寫成的這事實的解釋。對於淺薄的一瞥，一篇僅是學者的作品，充滿了典故，又因為他底緊張的好勝心，和想置己身於詩人之列的情熱使之活潑有生氣，常會給看得極像詩了。他底字也許似乎安排得盡可能的巧妙細緻，他底詞句許盡可能的用得暢快，他底轉折許可算大胆，他底單純許可算完整，在知慧的各方面給以考察他許是成功的。可是，除非這些字的運用不是由於因為想要寫些東西而加上些詩

底技術的知識來的，而是從經驗底實際的超越的驅使跳躍而出的，則一個更進一步的接觸，就會把它的弱點暴露了。特別地，它底韻律就會拋掉它。因為韻律不是一回玩弄音節的把戲，而是人格直接反映。它是不能從它所屬的字裏分離開來的。詩歌裏的動律只有發生自真正激發的衝動，同時它是一個比任何其他的都精到的對於興味品質的指標。

換句話說，詩歌是不能模倣的；它不能給欺騙以閃避這應該永遠給應用的唯一的試驗，這是不幸地真確的，這個試驗時常十分難以應用，而且，有時很難知道這個試驗是否已給應用了。因為這試驗即是：只有真正的詩才會給用正確態度接觸詩歌的讀者以一種同詩人——這語言的主人，因為他是經驗本身的主人——底經驗一樣地熱情的，高貴的，和清新的感應。但我們是容易讀得粗畧，又容易錯認裏面并不正確地有的東西為感應。由於讀得粗畧，我們遺漏了詩裡面所含的東西。而在某種心靈狀態，比方，當醉了的時候，那最劣的打油詩也像是雄偉了。但事實上并不因為這打油詩好，是因為喝了酒。

有了這些一般的考慮，我們現在可以從——新啓明的心理學底科學能告訴我們關於詩歌的什麼呢？這個問題轉到其他相聯系

的問題了。這些問題便是：一般科學，和發展於由它所引導出的世界上的新形態是怎樣的影響了詩歌，而在何種範圍科學又使過去的詩歌變為陳跡？要答覆這些問題，我們需要概括出些少近來在我們底世界現象內在四周發生的轉變的輪廓，和從新考究我們所要求於詩歌的是什麼。

本文譯自 I. A. Richards 著「科學與詩」第四章，"The *Comma of Life*". Richards 是當代英國文評界的權威，他底理論帶根于劍橋，近則風行英美，不啻成為金科玉律。E. R. L. Cass 曾說「現代愛好文學的人有誰不傾心於 Richards 的理論呢？」由此對於他的地位和今日英美文評界之趨向亦可見一斑罷。

## 介紹「紅茶」

侶倫著

在這一本書裏作者運用輕婉的手法，醞了深厚的感情，抒寫一個善感人青春之種種哀愁，是悵鬱的歌音是帶淚的微笑，文筆充滿淒鬱的情調，使你讀着興起不能自止的共鳴與感動！全部百五十頁，用上新聞紙印刷，編印精美。每本售價三角，各大書坊均有代售。

# 遠方詩札

穆亞

山嘉足下：

近年來，隨着現代派詩風大大地影響了中國詩壇，有些在五四前後曾經對新文化運動出過力的作家，他們對於散文和小說或仍抱着從來的態度，然其對於僅有十多年歷史的新詩却頗有非議。發第一砲的人，恐怕就是在新詩運動上賣過力，出版過「過去的生命」的周作人先生。他在日本發表的談話上說，中國的現代語不適于寫詩。周先生的學問的淵博，久為我所欽佩，然對於此點却以為頗有可商量之處。有人類的地方，便有語言，有語言的地方，便有詩歌。某種人有某種語言，有某種詩歌，其先有語言，然後才有詩歌，然其有詩歌並不是因為其選擇了適于寫詩的語言，蓋初有語言之時，並不問這種語言在後來適不適于寫詩，乃是語言進化到某種程度詩歌便產生出來了。詩歌依語言而產生，不是因某種語言適于寫詩才選擇它，故說中國的現代語不適于寫詩是無理的。

現代派的詩有時其想像極端地個人化，即在同派中亦難了解的作品亦有，這種缺點是不可否認的事實；然就在「望舒草」中如村姑等作一看即明的作品仍佔多數，且其在詩的完整上得到可驚

的成就，雖不用韻，得到微風似地和諧，這亦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從社會的見地說來，我們要求我們的詩人不要只說些戀愛，哀愁，也是可以接受的。當然這些詩的一時盛起來自有其社會背景，應從這方面去理解。攻擊現代派的詩的文章似乎頗多，而在現代派方面又好像沒有什麼回駁。但我以為現代派的詩有其長處，亦有其短處，不可一筆抹煞。正因為各派的詩有其缺點，因而別派的詩起來矯正，得到更完善的成就，新詩乃向着前途進展。

近日在申報的文藝週刊上，王任叔先生以為看什麼印象派的詩不如看杜甫的詩；而陳子展先生却在提倡什麼「胡適之體」，舉胡適的飛行小說來作模範。對於這些螳臂擋車的舉動，在這里我不想說什麼，要之，這三位先生都是自己已不寫新詩，或寫得不好，寫不過別人，因而停筆，或回頭去寫舊詩，但又不肯好好地虛心去向別人學習的人。

現在我手邊只有望舒草和陶淵明集。陶淵明可以說是大詩人吧，現在在這兩部詩集裏各引一首來看看——

少無適俗韻

性本愛丘山

誤落塵網中

一去三十年



（編鳥戀舊林 池魚思故瀾  
開荒南野際 守拙歸園田

方宅十餘畝 草屋八九間

榆柳蔭後簷 桃李羅堂前

曖曖遠人村 依依墟里烟

狗吠寒巷中 鷄鳴桑樹巔

（戶庭無雜塵 虛室有餘閑

久在樊籠裡 復得反自然

——陶潛：歸園田居。

（弧線表示詩情的抑揚，即詩情的節奏，猶如新詩的分節）

海上微風起來的時候，

暗水上開遍青色的薔薇。

——游子的家園呢？

雁門是蜘蛛的家，

土牆是磚務的家，

枝繁葉茂的果樹是鳥雀的家。

游子却連鄉愁也沒有，

他沈浮在鯨魚海蟒間：  
讓家園寂寞的花自開自落吧。

因為海上有青色的薔薇，

游子要繫繫他冷落的家園嗎？

還有比薔薇更清麗的旅伴呢。

清麗的小旅伴是更甜蜜的家園，

游子的鄉愁在那裏徘徊踟躕。

唔，永遠沈浮在鯨魚海蟒間吧。

——戴望舒：游子謠。

這兩首詩內容雖然不同，相隔的時代亦很久，但念起來却一樣的和諧，感到詩情的音樂性。

在新詩人中雖還沒有可以與世界大詩人比並的人，但取其中好的多少首與大詩人的作品比比，一首比一首却並不遜色之作亦多。

近年來優秀的新詩人輩出，新詩的前途是偉大光明的。在新詩的進程上要發生許多新與舊的爭論亦是必然的。爭論之處即有進展，並不足懼。

身體有點不適，就想在這里停止了。

穆 亞

十二月九日上海

印象

印象冲印社在皇后大道中五十七號

最精於冲晒放大  
擅攝電影化肖像

印象高級照像所在灣仔莊士敦道



# 染洗須知

## 梁國英

總局中環文咸東街  
分局旺角新填地街

分局油麻地新填地  
分局灣仔莊士敦道

梁國英經營染洗事業二十餘  
年經驗既多工夫乃臻美妙  
諸君賜顧當得滿意稱心也



染洗

本刊月半一期·每卷六期·每期五分·全年八期·連郵五角  
 本刊着重詩·散文·西洋文評·尤注力于短小精悍的西洋作品之紹介·每隔三期發刊專號一次  
 本刊地盤絕對公開·不論譯品創作·一律歡迎 惠稿

## 詩專號

本刊文字非允不得轉載  
 本刊文字非經許不得轉載

# 紅

# 豆

四卷·一期  
 每册五分

二十五年一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及 督印人	梁之盤
經理	梁晃
出版	南國出版社
發行	梁國英報局
總經售處	生活書店
通訊	香港郵政信箱二十九號
印刷	光華印務公司

文咸東街三十二號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香港德輔道西三八〇號

梁國英釀酒部特製

# 雙喜牌

# 白菩提酒



酒質：

用美國白菩提配以  
 上酒釀造

功效：

最能補氣補血潤肺  
 益體養顏

特點：

入口香醇芬芳四溢  
 多飲不燥

裝璜：

華麗堂皇高貴無匹  
 送禮最宜

# 最新出版

## 打雜集

徐懋庸著  
實價 五角五分

近幾年中，「雜文」在中國風行不衰，有的人們雖然懷疑它的「文藝價值」，却也不能否認它的「社會價值」。但既有「社會價值」就可見得「雜文」的價值實也不小了。徐懋庸先生是「雜文作家」中很努力的一個。這「打雜集」是他的成績的一部分。魯迅先生序文中說：「這些雜文：和現實切帖，而且生動，潑刺，有益，而且也够移人情。能移人情，對不起得很，就是不免要擾亂你們的文藝，至其是將不是東西之流的唾向雜文的許多唾沫，一脚就踏得無踪無影了，只留下一張滿是油汗雪花膏的臉。」

## 希臘神話

鄭振鐸編著 實價一元八角  
全書三十餘萬字插圖十九幅分訂二厚冊

希臘神話為歐洲文學與藝術的取材的淵藪。凡不明白希臘神話的，差不多不用想去懂得歐洲的文藝！而那些神話的本身，又都是人類所能創作的最美麗的故事。我們在這三十多萬言的巨冊裏，將見到那古代的愛琴的希臘人怎樣的生活，實際、爭鬪、戀愛、他們是怎樣的戀生，但他們却是怎樣追求於一個理想，一種道德觀念之後。或為愛國，愛名譽，愛真理之故而不惜犧牲了他們所愛愛的生命。讀者將在這裏找到無數的可悲可歌的崇高的故事，至今還活潑潑的如發生於目前。

## 同顧

美國普

本書以小說體裁，描寫一種社會主義的理想國，主張共同生產，平均分配，自由消費，書中所寫事實，白克亦極為生動有趣。原著於十年內在樂美竟售出近百萬本，各國都有譯本，早已膾炙世界人口。此書可當作愛情的，滑稽的，冒險旅行的小說讀；更要緊處，在其可為關心於經濟的，政治的，社會的問題者之好參考書。可以提高一般人民之理想與對於文化道德之觀念。  
實價九角

## 錶

蘇聯 班台萊夫著  
魯迅譯 實價四角  
譯文叢書精裝  
插圖本之一

這是一本內容簇新，非常有趣，而且很有名譽的中篇童話，描寫一個流浪兒在一個新的環境之下如何變成好孩子。魯迅先生曾抱了不小的野心翻譯此書。他說：「第一，是要將這樣的嶄新的童話，介紹一點進中國來，以供孩子們的父母，師長以及教育家，童話作家來參考；第二，想不用什麼難字，使十歲上下的孩子們也可以看。」我們將這名貴的譯文貢獻給親愛的讀者和全國的孩子們的父母，師長，教育家，童話作家以及十歲上下的弟妹們。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總店 上海福州路三四八號 分店 上海福州路三四八號 郵政掛號 上海福州路三四八號

四卷

二期

一個無上的爐邊良伴

潤之

作詩雜話

林英強

詩論小輯

路易士

雨中清遠

海長流

南歐游簡

梁思平

詩四篇

路易士

傍晚·湖

候汝華

鐵鳥言

李心若

感傷的欄杆·戀念

林英強

黃鶯磯·月色

錫金

消瘦的夢·初夏

蔣有林

孤獨的人

水城

夢歸·花捐

陳雨門

碼頭的奴隸

炳仁

詩四首

韓北屏

蘇州城下

李勵文

佳期

蕙蘇

養老金

白盧

流霞盞

劉心



香港南國出版社印行

無藥不效，無藥不效。

總局：香港文咸東街  
分局：灣仔莊士敦道  
分局：油蔴地新填地  
分局：西灣河電車路  
分局：旺角新填地街



梁國英

印象

印象冲印社在皇后大道中五十七號



最精於冲晒放大  
擅攝電影化肖像

印象高級照像所在灣仔莊士敦道



大木夫百

英園



# 染洗須知

## 梁國英

總局中環文咸東街  
分局旺角新填地街

分局油麻地新填地  
分局灣仔莊士敦道

梁國英經營染洗事業三十餘  
年經驗既多工夫乃臻美妙  
諸君賜顧當得滿意稱心也



# 一個無上的爐邊良伴

潤之

## ——亨德及其散文

### 亨德論

亨德 (Lough Hunt 1794-1859) 有着很長的一生，而且並非不快樂的，如果不說他常苦于維多的家庭的煩惱，不斷的債務，和一個過勞的編輯人與記者底艱辛的話。作爲一個美文底愛好者，他是一羣數目可驚的大作家們底朋友與知己。名單是差不多駭人聽聞：華滋華斯，柯爾律治 Coleridge，藍姆，赫似烈特 Hawthth，拜倫，雪萊，濟慈，加萊爾 Carlyle，勃朗寧，麥考萊 Macaulay，還有（不愉快地，如果我們記起「蕭條的屋子」的話）她更斯；也祇說出最重要的罷了。然而，這却不會助長他底名譽，無論作爲詩人，批評家，或散文家，他常被發見于一班比他優勝的人們之中。所以，假使他不曾像原來的跟藍姆和赫似烈特一道工作，他作爲一個散文家，會許得到較大的名聲吧。他有幽默與憤激之情，但牠們在藍姆底幽默與激越情緒之前黯然失色了。他有機智與一個明察秋毫的批評的頭腦，却缺乏赫似烈特底機智與精明。比這這兩位大散文家，初看時，他差不多有如小巫見大巫，像一幅黯淡的水彩畫掛在兩幀威尼斯的傑作中間一樣。

藍姆和赫似烈特筆下的散文是一篇創造的文學，一種華滋華

斯或雪萊作的抒情詩底散文相等物。這創造的力量亨德是很少做到。他在一個較低的水準上工作。藍姆和赫似烈特祇以「一個詩人在「唱出」他底文章」的態度寫給我們「閒話」。沒有人——也許除却靈感發發的柯爾律治吧——能說話說得像藍姆和赫似烈寫來那末流暢，但亨德的散文確似平常的說話印在紙上。牠們實在是在「談話」(Conversation) 由輕鬆的閒談，流轉到偶然引長的嚴肅的獨語。從散文，創作，和平常所謂雜文之中尋出其區別之點，是絕非不可能的。作爲一個散文家，純粹而天真的，亨德無疑地并不算第一流。但，作爲一個雜文作家，在刊物上把特別繁複的題材說得天花亂墜，比你在藍姆或赫似烈特所發見的更饒萬花撩亂之趣，他却很少真正的敵手。因爲比之他兩位顯赫的同人，他本身就是更真實的新聞記者，他底工作有一種超越他們的長處，顯然地，那是說它比他們底文章更能確鑿地速寫下他眼前的宇宙。有些短文真像個小瞭望台，由此我們會得到統治者底生活之清楚的一瞥。轉眼間我們又聽見古舊的四輪馬車隆隆地落到街上，聽得叫賣者有音樂風的呼聲，我們底臉上遂感到一個久別了的世界底太陽與風與雨了。

在「寄呈瑪利亞，紀斯本」的詩里，雪萊曾提起亨德，提起他底居室仍以秀麗的花兒風趣地布置于周圍（詩五行畧）。秀麗的花

兒，風趣地布置于周圍，這是從詩人徵引來的，亨德也喜歡以此裝飾和富麗他底文章。他自己的作品中，尤其他的詩，他底趣味常是捉摸不定，一種粗野的好奇的調子往往流露着；在他底工作上他底趣味却是優越的，而他以一個可讚美的集子呈獻其雜文于讀者們。他底讀物十分廣博，遠超乎藍姆或赫烈特——事實上他底同代人中祇有柯爾治能達到同等程度——他不但再三造出鋒銳的有十分確當的評語，還以獨具隻眼鉤出最合宜的徵引來證明他底批評家的才能。這些什文還充滿流利明快之感，早為雪萊所注目。牠們是奇異然而可喜的混合物。其中沒有在單一水準上談論事物，或純用唯一的手法之冀圖。一篇文章會以笑話開端，結尾處也許成為嚴正的文藝短評或勸世文。另一篇會以莊重的小論文樣子寫起，於是逐漸把自己消融于一大串逸事裏了。這些什文很少清清楚楚地是久經雕琢的產品，參照完一兩本參攷書以後匆匆地落筆的。但整個五光十色的混合物反映着同一的個性，而我們一眼看下去也知道是親近着亨德先生。

牠還是個很好的良伴，除了一兩篇畧畧遜色之外。藍姆稱牠作，一個無上的爐邊良友；雖然他個人，他底良善的面貌和高貴的神情，他底敏銳的同情和可親的態度，不會印在冷淡的出版物上，這些什文里他底色彩已足供我們理解藍姆的評語了。加萊爾，人品和趣味上，有多少與亨德相同；其實，找出兩個更不相同的文人將不無困難吧。仍然，加萊爾會為亨德寫着：

「他是個最無疑地有超人才德的人——一個天才（在最嚴格的字義和它所包含或暗示的意思之上）人；稟賦聰穎，產量豐盛，精明可愛，心地忠實，有孩子氣，光明磊落；同時私德最純潔，甚且可以作為模範；也是一個不願單為未曾認識他或遠遠地戴

着有色眼鏡見過他那些人們所愛的人。」

我們祇能遠遠地瞻他，不過，徒然盲信加萊爾底敘言，將無從了解這些什文。說他是最正式的天才人，未免過獎他了，我坦白說；這裏，加萊爾便為對一個同代人熱烈的懷念而忘情了，但其餘乃一字不易的；而產量豐盛「更一時無兩」其次，讀完他底什文，我們也感到那「孩子氣，心地光明磊落」的力量啊。

亨德雜文中顯著的特色之一——而它是那末珍貴的——是他底諧趣之感。如果你喜歡你也可以說它幽默，不過我總覺得它似較近我們想像中所謂諧趣。他愛將一件題材說得四面玲瓏。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是那末轉灣抹角的，藍姆底幽默，他那狂野而模稜的戲謔，是那末驚人地深入而又普遍化，但亨德底諧趣并不屬於二者之一，而在二者之間，溫文可喜，像家庭宴會席上一位老友之口角風生似的。他尤其擅于幽默的描敘文章，如「在寒冷的早晨起床」一個現在——記一個熱天「體裁較嚴整的便有一老紳士」「老太太」兩篇，我覺得那是這一類文章中的傑作。我少年時就讀到這些諧謔的文章；自然牠們深印我底腦海，無疑地牠是那末饒于具體的描繪與幽默無比的意象；待到如今我再讀牠，牠們還有一番新的魅力。

不消說，亨德寫短篇什文寫的太多了。有過一個時期，他確曾自己試寫成一張日報。甚至有些重印的文章也說明他是個沒有很多的東西要說不過明知他一定要說些東西的人。雖然，這並不像許多批評家所想像的一般，以為如果他能有更多些時間去思考多些時間去寫作，那他一定能給我們比現在所得的更高明的作品。至于他之不曾完成長篇巨製的文學理論，則是我們底損失，因為，雖然他沒有柯爾律治，或藍姆底精緻，赫烈底智能的圓熟，他底純文學的鑑賞在若干點上是遠勝他們底，但，是否一種閑暇

較多的創作方法能造成他一個更好的散文家，仍屬疑問。本質底地，他是個快意的文藝閑談者，一個不能深入自身內在的世界去發掘思想與感覺底豐富的寶藏，祇在生命和藝術底表層上輕巧地走馬看花的人，不過我們一定要接受他純良的美德底小疵。他底文章却也有其不可及之處。那些什文是種談話；其中他有時說得很壞，有時祇是平平無奇，有時却無上地好。撇開一種偶然的敗筆變作猥小的侷促以外——無論怎樣的能幹，這總是享德底最大的缺點——他底散文是十分可愛，流利明快的東西，雖不甚易記，仍絕非草率的新聞記者底聲色俱劣的文章。不錯，大部分祇需累加修削和潤色就是絕妙的散文，而牠也常常顯出比他底詩有較好的修養。

當他製造一句辭語，他是一揮立就的。祇要讀讀他底文章，你立刻就發覺到。散文底清新的旋律尤足使警開之處益加生色。

享德不屬於那些秘密地獨享他們底愉快，不願把藝術底歡樂公諸大眾的人們。反之他永遠是奔波着去傳播文學底佳音。他是我們德謨克拉西的讀書人們前驅者之一啊！（根據享德散文集卷首 J. B. Priestley 序言節譯成）

## 享德散文鈔

### 正二月裡的好天氣

我們談談那些突如其來的，有太陽的，愉快的，亦即春光滿眼的日子，它來的時候已近正月末，而且多半是單獨地來的。它

們往往安排在一大串陰雨天之中，像天際一角藍色似的。歲暮前後，好天氣是隨時都有；但，臘月時期仍然是冬天的日子；至于渡過舊歲，萬象回春，離三四月不遠，我們彷彿覺得春來了。大街和廣場上，女士們臉兒顏色鮮妍地在花枝招展。縱然你聽不到其他，你會聽見麻雀底聲音。晨餐時，人們便豫料到他們出外將得的愉悅。角落里孤寂的白楊天空下顯得青翠了；磚牆也有其親熱之色，熱鬧些的街道上呢，是何等的人潮與新的生命！多麼好的乘馬，多麼好的步伐，多麼好的交易日子，無邊小帽的遇到無邊小帽；所有的威廉小姐遇到所有的瓊斯小姐；各個人都熙熙攘攘，特別是無事忙。商店的窗櫺，陳列着他們底最優良的，可以說是在開花，黃色的馬車在陽光中閃過；馬夫炫耀着他們底皮鞋，不像平常似的給雨水澆濕；閑談者望出他們三層樓的窗外；其他門窗是打開的；生果店佈置得很好，滿掛着豐富的籃子；鋪道乾爽可喜；抱犬氣喘地在歡躍；而老紳士們都出動了，在西北角上細視一切。

鄉村中，綠色是何等鮮妍，風景是何等燦爛啊！忍冬花（*oneynuckle*）祇此名字已包括一個花園）已奮奮待放；榛樹追隨着；雪花搖曳它底白色結晶以青綠為點綴；我們幻想樹木都已增厚；冬天底鳥聲翻陳出新了；二月里新的歌者便到來——梅花雀，花鷄，燕雀。于是白阻鴉開始双飛；鴿鴿亦在里巷中跳舞。當我寫這篇小文，太陽正落紙上，雄鷄（相信是我們往日听慣的一個）也彷彿以大不相同的格調啼唱，這司晨者似願意跟他的妻拋頭露面，與居家無異哩。

讓我們讀讀喬叟底詩篇，看他如何描寫這良辰美景吧，喬叟底詩篇是充滿光明和快樂，有如這些好日子的，亦如雄鷹之子騎士底猿臂一樣相宜。（中畧）他不但是我們詩史底「晨星」，如郭琴

Dasha 之稱呼他，還是晨光自己，而且占有中午之大部呢；我們之所以在新年試筆中微引他，正如我們希冀聽見弔鐘含聲，與神馳于那採買它們的新妝宜面 (Sweet Faces) 一樣。

### 閒話

閒話 (Table Talk)，如其要圓滿，必須忠實而沒有成見，相異而沒有爭端，有時嚴肅，仍以暢快居多，談論到深刻之點，尤集中在應時的問題上，與及任各個人說話和受到注意。飯後用酒時，如果房門是打開的，有時就會傳來一片要拆碎客廳樓梯的聲浪，像酒樓底似的。各個大聲呼叫着，聳人視听；論辯形成了以雄大之聲混殺它自己；那里并沒有一種談話，反而是六種或二十種的說話喧騰着。這是興高彩烈，勝過拘泥形式的；不過已非本來面目，等于認制句作舞蹈，酒樓的歌唱除作 Russian 底四部合唱了。閒話底圓滿是有待于高尚生活底經驗為天才人底熱心所活用時。

### 什麼是詩

詩，嚴格地和藝術地如此稱呼，就是說，不單認為全球人類都少有過多的詩的感覺，而是作為這種感覺底運用，像我們在詩人底書上見到的；乃為真，美，力量而發的情緒底呼聲，以想像與幻覺具體表現及解說它底意念，在齊一中變化底原則上調整它底文字。凡宇宙內有的是它底意义，它底效果是愉悅與淨化。詩站在自然與習俗之間，為我們永保外在的和精神的世界之享受：

它會燃起最能持久的民族之火花；而且，僅次于它底父母；愛情和美，對於人類，它是一從凡有事物都能尋得愉悅——與一無界限中包有財寶——之最大證明……

詩是有想像的情緒。它底實質之所有底最銳利最繁複的試驗是在表現之中；需要表現的東西之復什正可見它底手法之一斑；的歌謠流傳久遠亦足証它底力量與偉大之超彰了。凡思想，感覺，表現力，想像，動作，人格與耐性，一切都在最大的數量和最高的程度的，便是最偉大的詩人……

所以，由于巧妙的適中，韻律，和丰饒的文字暗示力，（如果需要的話，）美與真在詩中變成同一了，而那愉悅，或就最顯而說，我們眼淚中的一種慰安，是由艱苦抽出來的……

### 朋斯 (英詩人 Robert Burns 1739-96)

他 (朋斯) 就是牧歌 Pastoral Poetry 本身，有着一個實際的豪邁的農人底姿態，像荷馬會寫下他似的強悍，而和露可親的那末溫文爾雅，又像碑文似的可念了。藍養 (Eriny)……不過是朋斯之一小部——不過是僻壤里一幅田與全蘇格蘭的牧場相比而已。他沒有朋斯底七情；沒有他底偉大，沒有他熱騰騰的生命力，沒有他追求宇宙真理的至誠。朋斯是多末宇宙的啊！他底杯中有着何等的歡樂！他底眼淚有着何等的溫熱！他底真實的諷刺有着何等的同情，一切有着何等的丈夫氣啊！如果提奧克立塔 (Theophrastus) 古希臘大詩人，有如朋斯，以牧歌著名，那可愛的動人的 Polyphonus 之創造者，能先觀朋斯底作品，讚美底淚珠將充盈于他底眼眶罷。

# 作詩雜話

林英強

詩這一道，本來是中國的文人拿來作消遣的，古昔已然，現在亦無大異。提起作詩，在舊詩是有很多的體製及派別，而新詩的體製與派別也與舊詩差不多。舊詩製作的時候，關於體製，格律，氣象，興趣，音節，起結，句法，字眼，都極爲注意，同時且極力避免滄浪詩話所謂的俗體，俗意，俗句，俗字，俗韻。詩是全貴乎高，古，深，遠，因此新詩就有多少與舊詩的作法不相同了。

新詩對於平仄，押韻，造句，字眼，是從沒有嚴格的規定，甚至把這些完全摒除。新詩既然是不受着那些束縛，表現的形式算是甚自由的。要作詩就有着廣泛的領域，隨自己的意趣，詩體既不限四言，五言，七言，又不限樂府詩，律詩，排律，絕句等類，這够多方便，若果執起筆來不是可以多成佳構嗎？其實，這是一種妄念。新詩這東西，雖就因表現的形式離開了嚴格的束縛，而每一首詩相信亦是很容易成就。何以新詩不受束縛反不容易成就呢？這問題的解答很單簡，因爲新詩不像舊詩的有一定的法則，可以按詩體寫詩。無法則依據寫詩是最艱苦的，爲詩的人之所深慮就是怕自己的作品被人認爲不是詩。新詩是沒有傳統的形式，有人認自己所作的詩不是詩，也無法與之辯答吧。原因就是新詩缺少了平仄法，押韻法，造句法等規定，將何從根據取復呢？不過，人家的誹議，有時是不會錯誤的。假使新詩是有着舊詩中所謂的俗意，俗句，已不能高古，又不能深遠，確是無法使人感着興趣。無興趣之可言的詩，我認爲也可以說不是詩。

大凡作詩，各有門徑，我不敢反對某種門徑是決不可步趨的。「詩者，詠性情也。」作詩的人是各有各的性情，門徑是隨其性情而趨。各既有其趣，詩的作風，亦隨之而異。溫柔，輕艷，清新，綺麗，刻琢，自然，幽深，豪壯，精絕，奧秘，閑適，幽野，頹廢，寒苦等是各家詩的派別。新詩的製作，我個人在這許多派別裏，尤愛刻琢，奧秘兩方面的嘗試，雖然過去我的嘗試是很失敗的，但我若不拋棄這層事業的話，決不因以往的失敗便停止了我的心志向的。

概括的說，我作詩的所持是：作詩若用俗意俗句不加以刻琢，必成鄙俚之物，昔人作詩有因一二字的工巧而見其詩妙的。我以爲詩如不刻不琢，多亦奚爲？詩又須奧秘，使詩意境上的奧秘，字句上的奧秘，有如此，則詩的意味深長，不致一覽而辭意皆盡。「凡爲詩，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我今後是必依此一語而爲鍛煉新詩的準循。

這些雜話，是我個人對於作詩的議論，並不敢以爲進獻我國詩壇的禮品，幸各詩作家垂察焉！

## 青色的戀 蔣有林詩集 未名文苑第八種

青色的戀這集中所收的三十首詩，都有着一種新的風度，清婉可喜，使讀者興起無限清新之感。卷首有宋清如女士序文，末附錫金跋。書已收入未名文苑，在印刷中，不日出版。

# 詩論小輯

路易士

## 一

動人的詩篇是真摯的感情和豐富的想像交織的網。望舒草中有些是很能做到這地步的。

單是情緒的直寫，便近於「野貓叫春」了。想像必須是實感的。

超現實主義的詩，其想像太近於荒誕，故其天壽是可以斷言的。

## 二

想像派的詩，感情的成分往往薄於想像，有時甚至於連一點感情的痕跡都找不到：這是異常危險的。

走上「官能的遊戲」這條羊腸小徑的，是徐遲。（我自己也會犯過這毛病）

想像的製造，在整個做詩的過程中，實在祇是一回小事件而已。

## 三

詩中有圖是好的，若是成爲忠實的寫生時，那就糟糕透頂了。

詩中有圖而畧帶朦朧，乃是難能可貴的。

## 四

晨曦上所載詩選，有一共同處：儘量地堆砌字彙。單是字彙的堆砌，不是詩！

## 五

美的字彙通常都是可以入詩的；但是俗語俚言中，也未嘗沒

有一部分能以入詩。

陳舊的字彙不忘重用，只要用的手段不陳舊；而新創的字彙也儘管試用，只要是合理的。

## 六

如超現實主義的詩，只講新奇而結果是令人莫解的，固是藝術的魔道；倘是爲了替某種政治主張作宣傳而做詩的，亦是藝術的罪人。

每一個詩人都應該有一屬於他自己的人生觀和宇宙觀。而這，乃是他的底詩底靈魂。

## 七

什麼佳詩和劣詩的區別呢？  
簡而言之：自然與不自然而已。  
而一首自然的詩，決不是「硬」做出來的。

行過之生命 路易士第一詩集 未名文苑第二種

此集是作者五六年來心血的結晶，計收詩一百六十餘首，都係精選之作。其感情真摯，幻想豐富，誠可謂近兩年來荒蕪的詩園中少有的收穫了。全書三百餘頁，用上桃林紙精印，裝訂優美；有施蛰存作跋，杜衡作序。定價極廉，僅售四角。如逕向上海鴻運坊六十號未名書屋函購，可得八折優待。特此介紹。

# 詩四篇

路易士

## 都市

啊，這永遠猜不透的  
謎一般的都市呀

當我悄悄俯瞰牠的一切活動

我是幽微地太息了——

那些穿梭似的車輛呀

那些潮水一般捲來的人羣呀

那些怪神祕的高層建築

與夫來都來不及去感覺的

那些眩暈人的顏色與音響呀

——也不知道是存在着呢

還是不存在的

## 在夜的霞飛路上

在夜的霞飛路上

在我流浪人底心中

滋長着一束

像中國人的哀傷

是的，我是一個

黃膚黑髮的中國人

而且有着—雙

凝滯而多憂的眼睛

不比那金髮的

上帝之驕子

碧眼裏投出

電一般的光輝

而我是疲憊地

曳着自己底

怪淒涼的影子

墮入一條暗黑的小徑了

## 罪惡的眼睛

沒有變的不愉快的日子啊

我常散步的稔熟的街也生疏了

即一個冒充紳士的白種流氓

也顯得比我高貴呢

而那些前前後後的眼睛哪

那投在踉蹌的我底身上

以及別的一些不體面的人底身上的

是鄙夷，輕賤，而且擲槍

我忿怒而燃燒，我吟着——

何其罪惡的不可饒恕的眼睛哪

## 別上海

說夜的三等車

是生長於尼古丁底氣息的

旅程之迢迢

讓我再抽一枝 *Mary Blossom*

輕唱着的催眠曲裏

墮下囂騷與倦怠的日子了

說是驚驕與倦怠

風和雨的滋味自有一些的

什麼是旅人的牽掛呢

歸去，蒼老的額角上

寫着——

上海，三個多月的飄流



# 雨中清遠

海長流

農曆十一月的寒雨初霽了，我們也由清遠城來的公路車載到太和洞山下，郊原瀟灑着宜人的爽氣；白霧紛披，山容亦爲之益增嫵媚。眼前無限韶秀的峯巒，說像筆架，則陳舊的形容詞未免有污造物主底傑構，不如說像蓮花好，是那末境界高遠，清光照人的。這一朶蓮花秀色可餐，教人想一口吞下去。又似蓮瓣的層出不窮，山外有山，愈覺它烟霧迷離，蘊藏着神秘性；也許所謂劉阮入天台，就向此中作一番靈魂的冒險吧。我們連聲叫好，却都徘徊不發，蓋驚歎山川底瑰麗雄奇，深恐一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

一本好書，開端的地方自然精彩百出，值得再三玩味，但，仍是令人手不釋卷，要一口氣讀下去；我們遂挽起行篋，登上二小時的征途，踏着脚下細碎的石子和衰草。狹小而崎嶇的山路有着羊腸底曲折，高低不平，却甚于尚可行車的四川底棧道；望下去百尋的幽谷，天雨濕滑，益有古代逃亡者之感。風物如何，好像無心領畧了。偶然想起此來爲的是遊山，便站着靜觀片刻。感受不到外是寒泉底幽幽低咽，自然蒼翠的艸葉，峭壁上野生的花樹，一抹鉛色的天，除掉飄忽的三兩鳥聲混入空谷足音里，但聞人語响了；這是陰雨天啊，連半山亭也是黯然的。有時跨過架在細流上的石板小橋，記憶中的馬致遠底小令便披上淒涼的外衣。我們走進一峽中國山水畫冊里。路旁常見翡翠色的小潭，大抵是七八尺長五六尺闊的，晶瑩平靜，像塊綠玉，動也不動專待人鑒賞似的；投一塊石子下去，舞出珠樣的水花，又凝住了。襯着水

底顏色鮮麗的彩石，不是一幅天孫之錦麼？

太和古洞還在雲深不知處，「又是一桃源」的石刻已見到三處了，多末長的曲線。它出其不意，會教你一落千丈；顯然前無去路，待轉個灣兒，却別有天地，矮樹叢把你吞嚥進去。這種風趣簡直與「新心理寫實派」小說相同，說喬也斯底幽里栖斯吧。朱紅的石刻竟在蘿蔓滋生的百尺懸崖耀眼，是一種鬼斧神工麼，亦足見何以最精巧的象牙球出于中國名匠之手了。

才到太和古洞，天下雨了，落在養魚池內丁東地响。看看沒有半點水珠的衣衿，謝上帝維護我們林間久行。

我不愛太和古洞，它沒它宏麗的建築，沒藝術風的神像，連聲音也暗啞的。雖則客房全用竹器，頗有雅致，其奈小廚捧進塵封的被蓋來，多少煞風景何。

後來冷雨初收，推窗一望，谷口較剪似的分開，見到大平原，十足一幅獨特的風景畫，不禁拍案驚奇，深覺太和洞風景之可愛，此時已是晚鐘處處了。

久住城市，到此凡塵脫盡，心地大放光明。山家沒有魚肉，嘗嘗久與絕緣的素菜，胃口特別好。後來聽說這里屬于營業性質，葷素任便，晚餐桌前，又深悔不曾帶得黃鸝了，是多末矛盾的人性啊。

夜色帶來浙瀝之聲，廳中菜油燈亮起來了。我們圍在方桌撲克，常把大衣領拉緊。風風雨雨，夜寒是濃重的，我們亦有巴山夜話之感，把行篋中的糕餅生果點綴夜茶。山靈亦將笑我們清

談談國吧。

深夜醒來，听到幾種聲音：一種不知是貓還是耗子推動物件聲，風敲窗聲，樓下石階上脚步似的得得聲。我想起良蓋垣是有名的賊藪，想起太和洞是沒有防禦力的旅舍，想起公路車里目光閃閃的人，想起歐洲中世紀的寺院，不，中國的謀人寺，覺得啓行前的顧慮并非杞人憂天了。忽然隆隆地發出推門的響，我底脈搏狂跳着……

是一場惡夢？爲什麼我還清楚地聽見佛堂的鼓音？呀，今宵下了一夜雨，得得地脚步似的，簷頭的溜水未免惡作劇了；又誰中宵不安于枕呢？爲什麼却不教我听听山鬼底夜號，以備重溫屈原底絕唱時，得一層更深的領受。

瞪眼在牀上臥听琴瑟的鼓音，鼓音滿山滿谷，濕潤的雨中，是玄之又玄的；是山靈睡醒時打着呵欠，只選暮詩人低訴他底坎坷，還是對長流瀑布燃起共鳴呢？而宇宙已然充滿肅穆而甯靜的氣氛；我和平的心，亦可比擬「小樓一夜听春雨」了。

旅伴有起來的，說着我們的住所已爲雲霧所封，不辨外物。待我看時，雖望見左邊的青峯，簷頭還披着灰色的薄絹，谷口則仍是雲封的。這在我是一種奇遇。不須駕鶴上漢，我們已經踏上雲邊了；不但勝于飛鳥，而且是雲中子呢。我們儼然滿身居士風。

最後的勾留，給我發見太和古洞唯一的好處。在未到達之前，我曾讀過周作人先生的「入廟讀書」一篇近作，讀到「谷崎潤一郎著『攝陽隨筆』中有一篇陰翳禮讚，第二節說到日本建築的廁所的好處。在京都奈良的寺院里，廁所都是舊式的，陰暗而掃除清潔，設在聞得到綠葉的氣味青苔的氣味的柵木叢中，與住房隔離，有板廊相通。蹲在這陰暗光線之中，受著微明的紙障的反射

，耽于冥想，或望在窗外院中的景色，這種感覺真是說不出地好。他又說：『我重複地說，這里須得有某種程度的陰暗，徹底的清潔，連蚊子底呻吟聲也听得清楚地寂靜，都是必須的條件。我很喜歡在這樣的廁所里听蕭蕭地下着的雨聲。特別在關東的廁所，靠着地板裝有細長的掃出塵土的小窗，所以那從屋簷或樹葉上滴下來的雨點，洗了石燈籠的脚，潤了砧脚石上的苔，幽幽地沁到土裡去的雨聲，更能够近身地听到。實在這廁所是宜于鳥聲，宜于蟲聲，亦復宜于月夜，要賞識四季隨時的物情之最適宜的地方，恐怕古來的俳人曾從此處得到過無數的題材吧。二，神爲之往，以爲住在餽促的城市，將永不能身歷其境。此刻入太和洞的廁所，却覺得它極聲色視听之娛，具備谷崎潤一郎所要求的條件。它在萬綠叢中，依着山岩築成。蒼蕪的地方在數十尺以下，使潤濕的空氣中，不會凝住木樨香味，祇是青綠之氣益加瀾漫，有虫聲，鳥聲，葉戰之聲，十字形的欄外兩峯葱翠，萬花撩亂，十足一個幽齋。而脚底浮游的雲霧，更使日本廁所如小巫見大巫了，是那末幽峭而引人入勝的。于是我在陰雨之晨的微光中，享到一種清福。

听说公路車八時就在山下經過，看着松鼠輕快的跳舞也祇得割愛了。公路車還沒到，旅伴們高興地擲着石子比遠，我却對着蓮花樣韶秀的峯巒，想一口把它吞下去。

到達清江酒樓上，已經是十點鐘，趕不及小火輪，飛霞洞的水程祇得僱船。欄外的渣渣沙白，是黃鶴樓，是采石磯，還是岳陽樓呢，這里？

飛霞洞的水程是清麗的，像一個可人的村女。牧童在青青河畔草中游戲，偶然見三兩行人，江路還是沈寂的時候多。沒有冬

陽，水鳥也不露面了；小漁船上的鷺鷥是瑟瑟地低着頭的。一個多麼靜謐的日子。

我們逆流而上，拉纜的是中年的漢子，少婦，七八歲的小孩，我們十二人都在這三個肩頭上面。而為那後頭的貨船拉繩的僅是個十六七的少女。一步不回頭的他們，襯着遼廓的天空，是幅藝術攝影很好的題材。

船到白廟峽已經是下午三時半。水面有着無數的漩渦；兩岸是峻峭奇偉的山，遼遠之中饒有靈氣，不似肇慶峽那末單純。而航路底變幻無端，極盡柳暗花明之趣，更使人如讀着古詩人出夔門的吟詠。香港鯉魚門進口處是頗有白廟峽之風的，可惜太短一點了。

將到白廟峽時，中年漢子和小孩會回到船上一刻。他硬說水程還遠，天色不早，教我們先在飛來寺登岸，明早爬山過飛霞洞；而且說某處地方是有賊人出沒的。我們以為是一種恫嚇，欺騙，全不理他。後來看看快到四點半，路程不知有多少遠，二個拉纜的又弛緩下來，兩位性起的旅伴便躍上沙灘，幫他們拉纜。果然我們的船吃了興奮劑去得快；繩子常為矮樹牽阻着，掌舵的也頻頻叫着解它。我們拍掌鼓勵，一個旅伴唱起伏爾加船夫曲；帶着絲絲微雨的冷風也從西伯利亞吹來似的。一種新的體驗啊！

兩旅伴辛勞的結果，我們得在五時二十四分踏上藏霞古道的渡頭。這時天色籠罩着大地，擊擊的暮鼓寺從院的簷下，從疏林的葉底，從山石的縫中傳來，冥冥地在催促一切。渡頭幾點寒鴉也撲撲地欲下未下，鴨伏了我們一眼，又依舊吸他的旱烟斗了，黃狗不厭煩的吠着。

平整的山道索然無味，遠不如太和洞擅曲折之勝。雖然這里泉聲洋洋盈耳，與其說飛霞底山色好，不如說我愛它底水程，如

果不是烟雨和暮靄迷糊一切的話。

這里的素菜是很豐富可口的，獨惜我們從太和至飛霞不會遇到一個有趣的道士或僧人，得听人生妙理。窗外的天早已入黑，又祇有玩撲克了。

飛霞洞是一所信奉儒道佛三教的寺院，養着無數長齋度日的善男信女。它底建築比太和洞宏麗得多：前後三座，中分三教經殿，三師殿，觀音殿，彌勒殿，宣化殿，無極宮金母殿等，神像也有造得很精美，能顯出宗教藝術底優秀的。到處有老婦，中年婦人，少婦，十三四的垂髫少女，沙音的，圓熟的，逐字說出的，流利輕快的，都在虔誠地唱誦的誦經。福壽居和修行精舍便住居着這些人，還有不少散見四處的靜室。她們可知到一到此作塵外想，居然在雲中行！

我們登山，經過風凰樓；那是一座古色斑斕，危危欲墜的小樓。陰晦的天色，更使人懷着弔古的心情，感到蒼涼無限。

氣喘喘地跨過幾畝菜畦，到得修行精舍，又推開長天塔的朱門，穿過喃喃的誦經音，走上三層樓的欄檻邊了。我們登峯造極才曉飛霞洞不無好處。看啊，萬山環拱，蒼鬱的林木下飛瀑銀河似地傾瀉着。一夏雲春樹聳奇峯！到處都是那末一畫中有詩；詩中有畫一的。前頭三江長流，氣象更是雄偉。雨後的山川愈顯出清遠之為清遠了。我們相互地低聲讚美着，我想起一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陳子昂。

要在一時到壺江口趕趁火車，我們匆匆地來，又匆匆地走了。雖然雨中走馬看花，却也有雨中的奇趣，最少常覺得是在雲霧中往來的。

于是兩條小船載我們離開清遠，離開了烟雨迷濛的清遠。

# 南歐游簡

英詩人雪萊 P. B. Shelley 作

梁思平

(一)

看啊，我們又抵達旅途之末幾程了——因我們決意在科姆

(The Lake of Como) 湖濱消夏。旅途中頗為寒氣所苦——未過阿爾卑斯山也別無異致；自然，我愛阿爾卑斯山它們；但纔到意大利，地面之風物宜人，天空之莊嚴明淨，就立刻在我底感覺上劃下一條鴻溝了。我倚賴這些東西延長生命；處身都市底煤烟，人類底喧囂，和我們島國底濕冷的霧雨之中，實在很難生活下去的。聽過法文底鼻音的和節畧的不快語調，我是懷着何等的愉快來傾聽那帶引我們參觀奧古斯都凱旋門的女人，說出清明而完美的意大利語啊，雖然半懂不懂！一座建築雄偉有希臘風的斑斕刺落的凱旋門，高聳于廣場似的滿植紫羅蘭櫻草花的綠草坪中，環視無數的崇山；一個儀態萬方，金髮碧眼雪膚的女人，有着浮索里(Frauli)名畫夏娃底風度，這就是我們在意大利初次遇到的東西。此城十分優美。我們昨晚到歌劇場去——這是一個華麗無匹的盛會。所演歌劇并不是一齣佳作，歌者也比我們底遜色。不過有一種藝術舞 Ballet，也許不如說傳奇劇或默劇，却為我前所未見的絕妙奇觀。我們這里沒有瑪蘭莉(Miss Malina)雪萊所喜之女伶)——在其他各點上，米蘭不消說是較超越的。一種將語言傳諸動作的姿態，一種解明所採史實的完滿的整個力量，與乎各個

演員真摯的個性流露，甚至小孩子亦如是，使這齣歌劇底力量比我能感受的更深入了。本事是奧賽洛(Othello)而奇怪的是，它更沒有留下不良的印象。

我寫，但我沒有寫的興致，要待我稍息旅途困頓，遲些——即一星期左右——才給你較長的，縱然不是有趣的信罷。請告訴我一切訊息，尤其關於我們寄養英倫的兒女和國內諸友底兒女們的。並希述及霍璧德(Coburn)名政治記者)和政情——而享德

(L. Hunt)先生——瑪麗正在寫信給他——特別你底計劃和你自己，尤盼示知。我底健康完全恢復了——我底神志亦然——同時我有許多文學上的計劃，有一件特殊的，我渴欲先行解決以便開始一切工作。我已囑奧里亞(雪萊詩集發行人)送上底稿煩你校訂了請了

· 常是你底忠實的 雪萊

一八一八年四月 自米蘭

(11)

我同日接到你註明五和六的兩封信，一封寄至比薩另一封寄維羅那的，同時我可以對你保證：它們都是最使人歡迎的來客。

我們這里的生活絕不爲外物所轉移，彷彿在瑪爾羅一樣——那兒祇要放船沿河而上，或旅行到倫敦便算是新紀元。自從最近和你通訊以後，我曾乘馬到珞珈古邑，一次同克萊爾小姐，另一次獨自去，我們也曾到過娛樂場（Casin），我不能說那里有什麼引人入勝的東西，女人們連最寬容的說明者解釋作美好或高貴的東西都望塵莫及，顯然地亦無智能的優越以彌補其缺陷。我却說正爲它是如此才好，因爲舞蹈，尤其華爾滋，是這麼富麗無倫，對於來自水國之隣的我們流浪者底新解癡的感覺與想像，會有多少危險。既然它是如此——除掉在黑暗中——就可以沒有危險了。這里的空氣，與意大利別的地方不同，因雲霧而千變萬化，中午風起雲湧，有時帶來了雷電和鴿蛋大小的雹，傍晚稍霽，祇剩餘着我們英國天空常見的巧妙地織成的烟霧之網，和羊毛似的慢慢移動的流雲，一到日落便又消失了。而夜永遠是純淨無塵，日落時我們也常見到東方的一顆星——我想是宙拔德（Jupiter）吧——差不多像去年夏季的維娜斯（Venus）一般的姣好；但它需要一種良色的空靈的燦爛，和溫柔而鋒銳的光輝，後一行星之所以有此，我想，是因它兼有陰陽剛柔之美罷。我忘記了問問那些女士們是否宙拔德給予她們同樣的感應。我確十分歡喜去留心空氣之轉變呢。黃昏時，我和瑪麗常常策馬出行，此處馬匹是很便宜的。中午，我在一個濃蔭如綠下爲急流激湍所造成的小池塘沐浴，還是說山泉呢。它爲嶙峋的山石環繞周遭，而造成它的那上流底飛瀑便從一面以永恆的衝擊奔騰下來。傍着它，山石之巖滿植赤楊，其上是葱蘢的栗樹，有修長而尖銳的葉子高高地插入蔚藍的天空。小池塘的山泉，作一個不和諧的意譯吧，是「二十六尺長十尺闊」

（華滋華斯句），是空氣一樣透明的，所以水底的沙石看來便似在午日的陽光下戰慄着。它也是清涼無極的。我底習慣是一絲不掛，坐在石頭上讀希羅多德（Herodotus 西洋史家之王），直至發汗已完便從山石邊躍進泉水裏——是酷熱天氣中一種特別爽快的動作啊。此道流水本身是由無數小潭瀑布構成，沐浴時，我常攀緣而上以自娛，至我歷盡艱辛攀上濕滑的岩石，全體都受到陽光了。

——我最近覺得自己創作力完全不振。故我遂利用早晨的時光繕譯（Sampson）（柏拉圖對話篇中之一），以十日譯成。瑪麗正謄寫它，我也寫着一篇序言。除却跟瑪麗讀希臘古典文學和多少意大利詩篇以外，我很少讀其他書。我們一起讀畢阿里渥斯安（Aristo）了——一件我再不能單獨完成的工作。

佛蘭根斯泰因（Frankenstein 雪萊夫人作神怪小說）好像頗受歡迎；雖然季刊（Quarterly）底不情的評論是一個打擊，仍然，它証明着還有相當讀衆，而且，叫他們以公平的態度去抹煞它底價值，也并非易事。他們對我之注意，和他們并非注意我的書那真實的用心，何等顯明地表示我與他們之間必有一種要感存在呢。

雪萊

一八一八年七月廿五日自 B. d. 珞珈

英詩人雪萊于一八一八年三月十二偕妻瑪麗出國，經法蘭西入意大利。上列二函乃在途中致摯友 F. L. Pausanias 者，Pausanias 爲當代文壇名人之一，與藍姆（Ch. Lamb）同任事東印度公司。——譯者註

# 詩選

便遺留在這兒

但我不能帶返給我的池子。

時日的跳盪也是那裏的閨鎖，

欄檻真有莫白的沈寃了。

傍晚

侯汝華

老行客也有他的凝眸的，

我雖有一千句的曉舌

而終不讓我開一次口，

法蘭西人的媚眼呀。

他家的屋樓的欄檻，

是沒有如此冷豔的吧，

何以我却感着荒漠般的孤眠呢？

露之落是永久的輕微，

風之揚是永久的細緻，

寺樓的欄檻就可能避了病損嗎？

是埃及豔屍般的夢呢。

鐵鳥言

李心若

如果我能展翅至別的星球，

我將更受到這裡的人類的贊歎。

但如那裡的世界是和平，公道，

則我將受到兩方的咒詛。

戀念

林英強

緋塵的蹟，

是無染於如籠粉的柔膚的，

誰不稱譽的豐艷的容妝？

鄰家的少女雖然是憂鬱的。

却在我的心中，

而新上市的鮮果

家釀的蜂蜜陳酸了，

感傷的欄檻

林英強

寺樓的欄檻，

屈曲的纖腰，

是很疏近羅紈的。

湖

侯汝華

我是曾經賞識你純熟的舞板，

昏感你的朱紅的歌裙

惟此刻呢，

是遺留着顧曲者的耿耿了。

法蘭西人的媚眼

從不知什麼年代

## 黃鸝巖

錫金

無限悠長的夜  
 傾聽江水之流咽  
 泛不盡黃色的波浪  
 洗去時間的幽怨

黎明之天破了  
 紫色的雲團流過  
 乃有水鳥高喊一聲  
 疑是黃鸝的飄落

——武昌

## 月色

錫金

如洗的銀光下  
 散播着無限的鄉愁  
 無邪的欣悅的笑響  
 叩着童年的回憶

憂鬱的眼睫下

搖動着桂樹的淡影  
 憔悴的輕嘆爬過了

月色際上了輕紗

## 消瘦的夢

蔣有林

一樹雨天裡的櫻花  
 淺色的瓣兒片片地落  
 是一個夢漸漸地消瘦了  
 隨着潺潺的流泉

經過了一夜的風暴  
 遺留在枝頭是一個玄  
 蒙着飄流的想望，等待  
 紅的櫻桃滿樹顛

## 初夏

蔣有林

我向池裡細看，  
 焦了，青春的葉光；  
 是夏的沉悶，  
 涼風被白雲抱緊。

我哭出萬顆明星，

在嫩綠的荷蓋上打滾；  
 聽不到鳥的甜歌，  
 憔悴了，花的豐神。

## 孤獨的人

水城

獨自出去又獨自回來了，  
 牆壁扯長副灰臉對你無言，  
 燈，肺病的眼酒不出些熱氣；  
 殞儀館裏的死寂，

一朵孤寂的心仍交給  
 鬼冷的屋子隨牠如何吧！  
 孤寂狀殺青春的怎得避免呢？  
 也許就是他的命運，

誰都艷美是個美的境地，  
 他却遠走了馭着個幻影，  
 孤獨地揚去。

茫長塵途裏得到幾個伙伴，  
 一瞬失落掉你的孤獨，  
 他們的脆弱呢？

啊，他們走得遠了，

獨自走去吧，

獨自出去又獨自回來了，

多晚得到伙伴呢！

不知該如何的表情，

訴說她捱過去的日子，

她怨他：歸來的太早了，

沒得見化為草叢的枯骨。

小孩子按着空肚子哭醒了，

她從夢中來，他從夢中去，

但真實的眼睛已無處找尋，

明白她的有着一串紛紛的淚雨。

花 捐

陳雨門

一張紙詆去一生的芳春，

紙上記載下一筆筆殘忍：

那不敢回想的鄉情，

膝蔽中捏造的年齡，

皮鞭下曾經認識的父母，

和她身上一塊一塊零賣的肉。

莫笑她故意裝做不知道，

口裏會搗出各樣的巧妙，

沈默裡有一陣笑響，

用眼睛抓得你心癢；

因花捐記載下營業貨價，

不這樣難免一陣狼心的打罵！

碼頭的奴隸

炳仁

朝曦揮着生活的鋼鞭抽開倦眼，

燦爛的夢花難奈飢餓的摧殘；

賤軀顛巍巍的拖過凄冷的晨街，

碼頭上熟識的骷髏架登着幾排。

許是寒戰敲起格格的牙關，

痛肚何曾跌落一頓早飯。

黎明負起血滴辛勞的質體，  
黃昏還熬着壓軋的重担！

每一渡船的遲遲到臨，

焦急混進期望的新生。

凝着眼奮身向船舷飛撞，

誰還估計到那是野蠻人的模樣，

船泊的不穩定是繫着死亡。

她弄笑顏乞一個奴隸工作，

但笑案是努力討價的太昂。

雖再吞聲將憤慨壓在心底，

而黃臉或許吻到憤怒煽起的耳光！

老祖宗幾曾留給子孫一個暇，

心頭更刻不到季候的遺痕。

埋倒頭捱着暴雨毒日的侵凌，

奴隸生活磨滅奴隸的鐵心。

一萬個苦頭儘管低頭痛嚼，

苦頭里終會爆出偉大的理想。



## 詩四首

韓北屏

無題

以生命來和戀愛打賭  
誰亦曉得是失之計算  
然而古往今來的壯士

却願以昂藏七尺之軀  
換來一兩聲輕言軟語  
記望着那個高貴的

無可侵犯的婦人  
怎樣在接受路人的媚眼  
我遂有孤注一擲之抱負了。

羞

壁上的照相也有臉紅之時，  
獨我是靦然的來往人間。

一萬口鄙夷的唾沫，  
却回敬以一萬個笑臉；

別人也忍俊不禁，  
我亦何妨陪以胡盧一笑？

壁上的照相也有臉紅之時，  
獨我是靦然的來往人間。

隨興四行（二）

影子是忠心于我的  
只可惜有時受了燈的欺誑  
我也在思索一個妥策  
來停止你流利的顧盼哩

隨興四行（二）

回顧鞋跟的塵埃，  
自無所謂戀眷；  
既成的棄婦，  
當不能再遭寵幸了。

蘇州城下

李鳳文

玫瑰，玫瑰褪了色的蒼白  
那秋天飄起的黃葉  
有如，有如沙漠的哀風  
吹來了輕淡的愁鬱  
飛逝，飛逝的灰色的雲  
帶走了一顆顆的——  
春天的夢

對着，對着古老年華的暗銅古城  
輕的淡煙絲絲飄起了：  
何處，何處——是家鄉

佳期

蕙蕙

羅曼娜，  
群鵠已飛來了，  
我們的河橋呢？

羅曼娜，

你見証馬槽孩子的母親嗎，  
中世紀離得遠而仍是近呵。

羅曼娜，

七夕雙星不是被罰嗎，  
天公許會是嚴正的。

鑫斯的雄舉，

要待到十月時辰，  
柔綿之根的白菟，  
於你是有所期待的。

閉上眼睛想吧，

羅曼娜，

緋紅色的玫瑰，  
是芬芳的，  
就讓她芬芳四溢吧。

心的同道旅行，  
不是可驕傲嗎，  
羅曼娜！



那青年人強笑着。

五號也強為笑笑，可不大有勁，瞪着眼睛對着那个新人不說話。一種內在的淒涼和恐慌浮到他的眼裡。他瞧瞧工頭。彼得先生把眼望到機器的各司機人去，却沒有望到五號。工頭的面頰也有點赭色了。

九時十六分

工頭瞧準五號的手指。

「好了，亞博……這兒讓小美列爾做一會兒看看。」

五號開口待要抗議，可是自然而然拿開他按麻片的手。工頭的手即速接上去。

工頭說話。

「美列爾，把手照我這樣放進來！」

「新人違了命。工頭續着說。」

「今兒照亞博那麼做，要循着直線去切回那些廢麻片。」

五號看着工頭的手指，轉變到小美列爾的。新人的手指不久便嫻熟。五號的眼睛沒有錯見，說：他會是一個能手！

工頭說話。

「亞博……他們要你到寫字間去。」

五號眼睛張大。下巴搖顫不受指揮。

「到寫字間去？」

那聲音顫着

工頭點頭

「他們有事告訴你。你去見的是簡雷

那個。」

工頭移轉身離開五號。

「今兒，美列爾……」

工頭續着。

「哥兒，那是材料。輕捷做去，這兒照這樣放到機器去。亞博是我們最快的工人了。一分鐘可做出七片。我的機器祇得三片。你可以有大多時間做去……」

「我聽得了……」

五號站着，不會動彈。工頭來解圍。

「十五號，在這里留神那機器吓。我合你走走吧，亞博……」

他們行了。

九時二十分

一條硬木凳上坐着兩個人。

「如今，亞博，不要以為我全知道那件事。我知得的都告訴你。這兒是字條……」

（宣讀）

辦事處照工頭。安置美列爾君在五號，待我再有其他命令。叫現司機人來見我，詹姆，士喬，簡雷。

五號抗議。

「我只有六個月就享受養老金了，彼得先生。」

「我知道的，亞博，我知道。我沒有對你的工作不滿。一點兒也沒有。」

一個妙年女子走來。穿着一件閃耀的紅邊衫突地插進哩。

「亞博，簡雷先生如今要見你。」

工頭問

「可有什麼叫我進去的麼？」

「沒有……他只要見亞博。」

工頭沉吟着。

「好吧亞博，走進去啦。你可以說我一向都滿意你的工作。我負担起。回頭你就告訴我簡雷說的什麼。」

那女子嚼着香口膠說。

「亞博，不好給簡雷先生久等了。他不是好脾性的。」

工頭伸手給五號。

「亞博，保祐你……」

「亞博，坐下吧……那裏有椅。」

說的人還未到四十歲。一枝大雪茄橫含在他的右阻邊。頭髮不多。他的樣子極健他个子比常人高。他的說話却弱得沒動

「亞博，美列爾去用着五號……」

他停止住他的話瞧着「亞博」。他的眼光迫視着。

亞博提出：

「簡雷先生他像個能手。」

「美列爾那人是好材幹的！」

「你不要想美列爾是實穩管理五號機

的，是的麼？有是有一个人的。」

五號眼上忽然光亮起來。

「我可否再到那個機做呢，先生？」

「不，不，亞博。我們另為你設法。」

「簡雷先生」他說時在地板上踱着。

「我們今早為第五號僱得一個小伙子

少年美列爾學過蘇俄的……什麼都當過，然後找得個合適的職位……」

「可是簡雷先生，我替五號做了那麼久，我明白它如何工作的。」

「亞博，五號是一架好機。那一個個可以照顧。」

「簡雷先生，爲的是我照顧慣的……：我不想他會變壞了。」

「胡說。新人在五號機可以像你一樣做法。亞博，不如你到二十九號機吧。」

五號從他座位站起，凶凶地瞪視「簡雷先生」。

「是，啊！簡雷先生……：我只有六個月便享受養老金了。」

「亞博，我知道了。」

說話毛無感情，固定着。五號坐下來想找出剛才說話的意義。他要說話許多次；但他不能夠。「簡雷先生」看着五號。

「這個上午竭竭吧。下午你回來便去廿九號。工頭會執行那個命令。」

五號突地急促粗野地說。

「簡雷先生，那機每年得弄殘廢五個人。許思昨天就領着了。沒了三手指。」

答語是溫和的。

「亞博，你是老手呢。」

「簡雷先生，你不到那地步不會知道那些。」

五號的語音顫着。他得的答復是。

「上午歇工去。午後照廿九號報工。」

含雪茄的人按按桌上小方盒子的小鈕。他說：「馬利安麼？呢，馬利安，寫下這些。簡雷先生的字條給工頭。我支使廿三歲的羅斯脫開五號機。他到一點鐘時再要報告。先前司機的將有報告給你。他現在打他的名片，你不如算給他上半天的賬。」

他將於一時開始工作，他開廿九號機。名押。」

臨末他說：

「馬利安把它輕快地做去吧。」

先前司五號機的把門帶上。

九時三十五分

亞博走近工頭的寫字桌邊。

「彼得先生。簡雷先生要我到廿九號。那工頭並沒有抬起頭來。」

「剛接得字條兒。他可有說些什麼，亞博？」

「沒有，他只說他已有八開五號機。他說，任誰人都可以開這個。」

他極有希望地建議。

「或許飛去到米列爾先生那里……：那工頭掩飾逃避着。」

「亞博，我不知道——依我看來簡雷也是被人命令的……：」

「彼得，我以爲全不是。」

工頭沉下臉說。

「他們想節省開銷。你可知道，你加過幾次工金……：」

「那新人他們給多少呢？」

「我可不知道……：我猜，比普通會少過。」

「你以爲我該不該去跟米列爾先生說呢……：」

「亞博，說本心話，我却不去。」

工頭搖頭着自己的身體。

「亞博，戰勝二十九號吧。你可以開它的。從前我們得的都是一班笨虫。」

「彼得先生，許思不是笨虫。倘使開二十九號我會來不及得養老金了。」

亞博的聲音是帶着未來切運的悲涼的。工頭開導他——

「給你的妻說去……：」

「那沒有什麼好處。祇惱了她吧了。」

「你倒是對了。好吧，亞博，一點鐘見你。」

九時四十分

工頭走近十五號。

「我們得了個叫羅斯脫的在五號工作。他一點上工。我要你指點他些麻繩。」

「彼得先生，亞博究竟怎麼了哩？」

「他調到廿九號。」

「這不明明是殘廢人家的手足！」

「亞博有能耐，會留神的。」

「彼得先生，沒懂得要管廿九號的！」

工頭厲聲起來。

「我得了命令，亞博在廿九號工作，

維斯脫到五號」。

「是的，先生。」

工頭站到辦公廳裡。他向一個人說話，那人是含黑雪茄的。今兒不吸煙了。

「簡雷先生，我想你明白了生意的！」

「爲什麼插進這說話來。」

「亞博是跟米列爾先生開始生意時就做工的。我想來他不會……」

「簡雷先生」發怒了。

「我只知道一件事。你不知道誰是這里的司理人。彼得，我偏要作對你看。」

那工頭於是道歉。

「簡雷先生，我又知道我感覺的是什麼。我見着亞博在五號許久了……」

「簡雷先生」輕鬆下來。（色霧）

「彼得，我也全是受人命令的……」

「簡雷先生，我正爲那些事來。必然啦，你得到命令……」

「彼得，我得了命令。」

聲音是加重地結束着。工頭便離去。

十一時

亞博站到工頭桌子的側旁。

「彼得先生，我坐到外邊想過，我是會駕御那架機器的。我開手吧。」

「亞博，命令是一點鐘呢。」

「彼得先生，我再怕它了。」

「命令是一點……」

「是的先生……」

工頭的身子沒有在說話哩。只有他的口咀是說着的。亞博躊躇起來。

「你聽，彼得先生，我已想過。不管他什麼。假使剪刀切出來，我會如何對付的……我有人壽保險費。」

「委實是呀，亞博，這才是一種精神，一點鐘啊。」

「可是我一出去，我不能知道會不會回來。我現在倒還好但是我不能夠知道，遲會兒有什麼岔子沒有。」

「我接得的命令是一點鐘。」

工頭對亞博大聲說出他的話。他讓亞博站在桌邊。他匆匆走進一條走廊去了。

十二時零二分

十五號共八號廿二號一起走出外。

「我以爲把亞博那事件交給評議會。放他這一個漢子到廿九號是不公平的。」

「放什麼人到廿九號都是不公平啦。」

這是廿二號的抗議，十五號讚和。

「真的！可是亞博却是特殊的。」

八號悄悄地說。

「評議會不受理的。他們要保持職權。假如要叫喊，梅列爾會開除他們。」

十五號不能完全讚同。

「那老人共亞博是朋友。許久以前是老搭檔。」

八號反對。

「得啦，這好像不給亞博養老金。」

廿二號被八號說服了。他勸十五號。你最好不要插足進去。你的職位會有問題呢。」

八號提議。

「也許他會在廿五號做工。老是以爲自己會。」

十五號發怒起來。

「沒有一個人做得來，而你懂得！」

「也許亞博會……這只有六個月。」

「只是六個月！」

一時：

鐘鳴時各人懶洋洋地走近機器。工頭到十五號處。

「見到亞博嗎？」

「沒有呢。」

「他到一點鐘來的呀。」

「也許他要告辭……」

「我也希望……我不望他在廿九號上。」

「我從他抽屜裏一張名片上獲得他電話號碼。」

工頭下令。

「替我找它來。」

一時十五分  
工頭去跟含黑雪茄的人說話。他被一個窮惱着，問着工頭。

「如今那人的妻有什麼可說？」

「她不見到他，我會恐懼過她的硬性

「我們會找得他的或許我們雙手拿穩他。」

「上帝，太嘈擾了！到他來時，一點不饒恕，滾他的蛋就是了；」

「簡雷先生，尙有評議會……管理呢……」

「見鬼的評議會，什麼爲管理！」

二時

一個老女人穿黑地的衣裳，喉間繫有一條白色的頸帶，對着工頭說話。他說：

「亞博夫人請坐下吧。什麼事都沒有。」

她坐下，但她的手顫着，不够三十五歲的工頭，瞧着老女人墳起血脉的手。他的眼表示憐憫。

「我誠懇地想替你做點事。」

「謝你，彼得先生，你會幫得我忙的。她苦笑一下。

電話响。

「說話的是彼得」

「是的，簡雷先生。」

「我明白，多謝你了。」

工頭轉身向着老女人。

「你的丈夫不久便可以找得着。簡雷先生熟識本地的警長。他叫一個人去四處尋找他。」

「彼得先生，我不知道他要去那里，他沒有可去的處所？」

「我不知道……他在十點鐘離去的……」

「關於我，他可有什麼說的呢？」

「對不住，亞博夫人，他並沒有過。」

她失望起來。

「我不知怎樣好。我倆人是孤獨的。」

彼得先生，我有兩個孩子，但是那些孩子呢，一個去了加省，一個在仙城……（含愁地說）

「孩子不怕離開家的……」

工頭來慰藉。

「亞博夫人，假如你一回到家，亞博就回來……唔，亞博夫人，我會立即打電話給你……」

「彼得先生，我在這裏等等可以嗎？」

「我願意……」

「那於條例抵觸……假如是我要向「準辦公」……」

「噢，我可不希望你破規矩了，彼得先生。我回家吧……而且……（信任地）你會讓我知道的。」

「是，一見到他時，必然會的。」

三時

工頭對吃雪茄的人說話。上司向他搖着一張紙。

「天，多麼雜亂。彼得，聽聽那佈告有人最後一次見到他向水塘前行。那人極難聽亞博的。」

工頭有點慌張。

「簡雷先生你以爲……」

「以爲……我不以爲！瀾死完了。」

他已離開我們，到底不關我們的事。」

「誰人去告訴他的老婆呢？」

「聲差啦……他們領薪餉做事的。」

那上司沉思着。

「丟開廿九號一陣子。明天我給你字條。我現在不知拿那一個去……」

工頭請求。

「一個新人，簡雷先生……」

「彼得，你倒給我命令了麼？」

「簡雷先生，自然不是的……這不過……我應找別個人……也許我去登上出產表冊吧……」

「你應該如此。彼得，你幫忙不得什麼事來。」

「是的，先生。」

工頭離退。

那時正正三時零二分

本文原載美國鐵砧雜誌，(The

Anvil) 後收入奧白倫編的英美短

篇小說一九三五年選本內。查

「鐵砧」前身爲「工人的詩歌」

(Workers Poetry)，改制後則詩

文並載，爲美國左翼文學之一枝

，譯時爲昨年七月，自身亦正受

到同樣待遇也。

# 流霞盞

(長篇連載)

劉心

## (七) 醉與哭

在清明節那一天，小病四五天的霞子，總也痊愈了。而同時，連綿的惱人的春雨，也晴止了。晨起推窗，東方的遠山，披上了春來後的嫩綠，映着晴明的太陽光。窗口裏湧來了陽光以後，埋在灰寂裏快要經旬的樓子，也就顯得清朗開敞了。

我動懸地起了床，燒了開水；把牛奶和紅茶都沖好了的時候，回到房子裏，霞子已經欠起半體，挽好了左帳衣；瞇眼地看了春陽碧空一眼，開始笑了。

「雨後的春天多好呀！」

她這樣子歡呼起來。接着，溜下了床，親自去洗臉漱口。她看到了我對她病痊後的喜悅，同樣地也喜悅起來。說：

「我跟天氣一樣地好了！」

「是的！再休養一天，那就真的完全好了！」

「那裡！不必再一天了。」

兩個人的肩角，都漾洩着輕倩的笑。

樓房受了陽光的包圍，顯出了輕浮的高飄的樣子，像簾盪中的搖盪。春陽漸漸高了。滿室裡都是閃目的晴亮的光點；浴在這光海裏的兩個心，彷彿受過了催眠，快要睡去了一樣。

靜靜地把晨茶和牛奶都用過以後，時間也就到了午前的九點了。照這小城的習慣，今日是清明節，學校和機關大半放了假，而商店人家也多休了業的；因是在春暖的郊途上，林木交綠的山原，可以看到許多掃墓的人們。

我的機關裏也休了假，我可以剝出這一天的好時間，也陪伴

小病新痊的霞子。

兩個人坐在窗口邊的藤椅裡，享受着陽光的撫慰和嫩寒的綠風的吹弄。從天氣談到生活，從鄉人談到親戚，從都市又談到鄉村，再後却來談到二個人在今天的清明日子裡的如何消磨。

「我的家又那麼遠，想要尋山玩水，也缺少一個緣。」

我這麼零亂的想到說。

一出嶺不正是舖在我們的窗外的四郊嗎？不必一定要老家裡的某一系列一脈。然而，縱使在老家我也不想去登攀；我倒想去岳家舖子裏玩玩。小妹妹十多天不見了，不知又長了多少了呢？我想她的兩腮，總該更櫻紅了吧！

她說了這一長句。我知道她這句話後面的隱意，因此我說：

「那麼，我們就去岳家舖子看小妹妹好不好？」

「好！我就要這麼決截地說的，倒被你先決定了。」

「然而，你可以走半小時的路嗎？」

「你休看我病過了罷！」

在一小時後，樓子下面的長街裡，多了二個行人。緩緩地舉着像在散步的脚步。迎向太陽昇起來又偏過去的大街，改拐到郊外的泥途裡去嗅麥野菜圃的氣息。一個把黑綢傘收挾在腋下，一個把手杖搭在臂彎裡，挨傍在一塊兒，夾笑夾語地向前踱去。

越過了畦一畦的麥圃，轉出零落的村舍。岳家舖子也就到了。霞子抱過了小妹妹在嫩腮上印上幾道唇痕，喝過了熱茶和菓子，而家長們却留我們在這裡過一個下午。反正有這閑散的一天，也就點首表示接納。

我支使開了生活上給我的黑影，讓大好的春光和充滿了暖

愛的節令感來撫弄我的身心，於是快快活活地和大人們和孩子們和表姊妹們，談了一個下午又渡過一個黃昏。

岳母和姑母等，親切地調製了幾盤可口的「清明麵」，我坐到檯側邊，不用誰來勸酒。我放量地納滿了叫我發瘋的燒酒。

「你還要喝下去嗎？」

霞子站在我的身側，在表姊妹們眼睛別顧的時候，這樣地來低聲一阻止我。

我點了點頭漸青了下去的臉子。

「姊丈，盡量喝一頓吧！看到底能喝多少。」

一個表姊帶了笑這樣地來鼓勵我。我沉默地不聲不說，祇是機械地舉起了酒盞。

「五哥！」

命令式地呼喝我一句。我拍了沉重的臉子，看了她一眼，然後笑笑地說：

「怕什麼？我可以喝下去就算了，倘若真的醉了，而你又怕麻煩，那麼祇讓我回去就好了。」

說完了。就又把一盞吞乾了。

「瓊姊，我還可以再喝五枝五加皮呢！」

我這樣豪放地對着斟酒的表姊說。她站在我的身左，輕輕地把酒斟滿了，笑着說：

「是的，你儘管喝吧。」

「爲什麼要喝那許多？五哥！」

霞子又叫了起來，邊說邊把表姊手裡的酒罐搶去了。我看到她的病過後的青臉上有了怒容，就私自詈敍我自己的得失。一爲什麼要喝這許多？我銜口也這樣叫了。因爲我已不能找到要喝得泥醉的理由。可是同時也不能禁止肚子裡的酒性的暴發。

我真的醉了。

爲了一個少女曾經喝過酒，哭了一堆債，也會經喝過酒，病了；爲了生活的狼狽和家庭的敗落也喝過酒，哭笑不得；

說尋刺戟吧，不是；說在頹廢吧，也不是；我祇是爲一般不能壓抑的哀傷，需要泥醉後的瘋狂來壓抑罷了！

這一次呢？雖然在一串的生命上，我並無若何的可以告慰於人我的事業，被創立出來；而且過往裡的狼狽與敗落，依然存在生活裡；然而身邊多了一個不會奚落我的伴侶，我倒覺得，那一種哀傷，是不必怎樣地被想起來的。因此，五六個月以來，我不喝過量的酒，平靜地樸實地過日子。當然這一次我也不必藉賴泥醉後的瘋狂，來壓抑什麼哀傷的。但是，我畢竟醉了。這又爲了什麼？

「我愛那種瘋狂，那種神靈與肉體的暴亂，」我喃喃地在席上却這麼說出來了。

「你看，蠢東西現在就說錯了話。」

表妹笑了。霞子惱怒的罵了我一句。

我站了起來。像鷺在春雲裡似的飄飄地昇上去昇上去了。然而一個躁跳着的心，却鉛一樣地往下沉，又往喉腔裡躍。我到底還有一點神智，我說：

「我其實沒有醉，不過隨便說錯一句，來探試你的驚惶究有多少大的。」

頓了頓，我又說：

「霞子你不必回去了。我回社裏去；明天上午早點歸來吧！」

「不——」

她開了口好像打算要說許多話似地；然而，她回頭一看到表姊妹們的暗暗地笑她關心丈夫的眼睛，吐了「不」字後却把下截的話收住了。

「霞子！再見！」

像拜訪過一位貴家小姐，站在門前道別時似的鄭重地這麼說。她和表姊妹們和孩子們都覺得我鄭重的口吻好笑，便都笑了。

「記住，你不必回來了。」

我邊說邊走出了舖門。我的道我必然是醉了了；倘若她與



我同道回到家下去看我的瘋狂，我無論如何是不願意的。因此我留下了她，獨自回到社裏我的舊時小房裏去躺下來。

夜來了。小房西的石窗口，露出了薄明的三月天，初五夜的娥眉月彎彎地印在偏西裏。由社裡的僕役買來的菓子吃完了，茶也喝過了。心仍然跳着，神經不由我自己的操縱，它跑，它飛，它暴亂，它沉落，我跟了思維，我離開了小城，我親炙了過往醉了時的那一段生涯。由是我看到那個不懂事的少女，那一個敗落的家庭，那一個使我狠狠的都市。到後，我也看到了我的霞了。

我睜開了我的醉眼。那一彎娥眉月親地嵌在窗口上，好似在偷窺我一樣。我由她而想出了霞子的修眉。更由此而想到她對我的溫柔的聲調和婉變的姿態。

「老趙，你錯了，應該把霞子領回來伴住一塊哪！」

自己這麼一說，便覺得非有她不可。倘若她在身邊的話，那裏我的額前必然有她的纖手來覆按着，我必然可以聽見她說：

「五哥，這會子醒了多少呢？」

「不太防礙，我不醉了。」

我總會這樣回答她的。

然而小房子裏愈來愈黑了。石窗外薄明的三月天，塗上了夜漸深的灰黑。也顯得深濛不清了。娥眉月沉下去了。一顆大星子晶然地閃出來。

昏昏地睡了。

醒過來時，圓檯上的臘燭燒殘了。最後的黃光也落在牆壁上熄滅了。四下裡寂靜地像在一所荒郊的古剎裏。隔不了多久，在寂寞裏却透來了樓北那家戲院裡的鑼鼓聲響。

唐唐戔戔地響過一陣又墜了。却替上若斷若續的管弦微音。

那一種酒醒後的悲涼，潮一樣地湧淹了我。我慢慢地站了起來，披上了外衣，輕輕地溜下了高樓。

站在大門口受了一陣夜風的吹襲，神經清淨起來，然而同時也忙亂了。

「到那裏去呢？」

我對自己說，却不能得到解答。我想：回家去吧？是的，回家去好，在那裡有我自己的家，有我所熟習的家具，有我所要作的工作，有我所想吃的咖啡和紅茶。然而細細一想，我却知道在那裡今晚少了一個伴侶，也就是少了溫暖和撫慰；那麼，回去不盡是過去自家獨單時所沒命害怕的冷寂和不寐的黑暗嗎？我應該逃避，我應該逃避這一夜。這樣子一想，我決定不回去了。

可是，這樣漫漫的春長夜，到那裏去消磨呢！從過去的事實推想起來，這晚上無論如何不能安寢的。那麼跌在社裡的小房中，也不是一個辦法；而且要受到二年來在那小房裏所作的舊夢的咬嚼，不也是和在沒有伴侶的家裏一樣受罪嗎？

走也不好，留也不好，逗遛在石階上，儘望着對樓的一盞門燈默想。

這中間，樓北的那戲院裡的鑼鼓聲又一陣一陣的夾在夜風裡飄到我的耳中。

「那麼，去戲院裡看一晚歌舞和魔術吧！」

被那種深夜裏的鼓樂所引誘，我這麼說了。而後，也就照了自家所說的話去去了。

在戲院裏的一個角落裡，佔了一席。從午前的十點直到午夜後的一點，都站在那角落裡，不動不走。然而這喧騰的狂歡的場面，到底也要結束的。我難在觀衆裏湧出了戲院的大門。向東走出了城門，在稀少的行人中，我把我的影子拖得蹣跚地，上了歸家的街。

我沒有回去。我僅僅在我的樓居的舖道上走了一遍，大約換過了十多家舖子，我又回了頭，走到樓居的舖子前，我站下來，用手去捫了一次門環；冷冷地，使我的思維，馬上馳到了適纔所想像的獨自在家的冷寂裏去。因此我祇站了五分鐘，我就走了。向西走。大街的舖子早都關上了舖板。麵食店的夥計，也在打算關舖了；大光燈的光影投在街路裡，顯出闌珊的情調。當自

家的雙腳踏下了它的白光和嗅上了炒麵的油氣，却覺得自家也餓了。這樣地挨身進了一家麵食店，叫了一碗白麵，吸了二枝烟，看看內堂的大鐘，已經到了二點又半了。

再次走到街上來的時候，好些年以前那種夜行直到天明的回憶，很清楚地浮了上來，我不能駕馭我自己，我束緊了腰帶，把外衣的領子反上來的時候，我已經跑過了那條靠河的大街了。

夜殘時節的涼冷和悄寂，月光一樣地綑了下來。高樓和電燈柱，裝出了沒有被人看管的可憐相，每一個街角，都堆着被黃的街燈照崩毀了的明暗影。

鞋底碰在水門汀上的格得格得的聲響，像碾米機那裏地響亮而又單純。然而這種黎明前的死靜和恐怖，却藉賴了它來陪伴我的孤單。

順了靠河大街。我朝西一轉，却慢慢地踏在那條引到岳家鋪子去的大街了。

「去岳家鋪門外站一回吧！」

不到十分鐘，岳家鋪子也到了。怕觸了那條花狗，又怕霞子聽出了我的步聲，我便放輕了脚步。換到正當街口的鋪門外，我站住了。除了在極為遠遠的村舍裡，送來了一聲一聲的雞鳴。以外，一點聲音都沒有。

我像失戀者似的背過身來，把手掌貼在鋪板上，隨後臉孔也貼上了，我低低地呼喚了一句：

「霞子，你睡得好吧！」

過後，我又可笑地說：

「親親晚安！」

真的自家笑了出來。然而笑剛脫了口，却覺得可怕，我不會遇到也是這條街口的夜行者嗎？這就拔腳走了。

跑向了午上兩個人走過的村舍裏去。

在郊外，夜又有了它的姿態。四面是濃濃地有了一道光影籠着的連山。星星是零亂地綴在天末和天心高處。麥田睡了。隴畝

外的人舍裏有漸來漸緊的雞鳴，間雜了一聲聲的犬吠。

……

東山上，黎明出現的時候，雲霞就像秋九月的楓葉一樣地紅了。天心裏漸漸來漸青。始初是四面的什麼村舍裏來了一點人聲，再後却在什麼路上碰了早行的趕城的鄉人了。

天就亮了。

我跑也似地歸到了家。預備睡一個早晨。二房東嫂子已起來開鋪板了。一碰上了我，看了滿是露水 and 泥土的衣履，便生了太大的驚訝和狐疑，睜大了眼睛說：

「呀！趙先生到什麼館子裡去了來？」

一頓，再後又一句令人害怕的話：

「趙太太在樓上哭了整夜，你上去——」

「吓！」

吐了這一個字，不再等她敘述，我就跑上了樓；一到梯口，我衝上就叫：

「霞子，你昨晚回來了嗎？誰叫你回來的？」

跑進了房口，一掀起了花布簾衣，那盞放在小圓檯上的白燈罩的燈子，因了油乾而剩了一朵快要熄滅的紫色光穗了。我進房時帶來的冷風，終於把光穗吹落了。樓房陷入了片時的深黑；在這黑寂裡，我聽到一縷嬌弱的啜泣。

藉賴了晨光，我揭開了白帳子，我看到了一張受盡了夜的威嚇和受盡了焦憂的襲擊，已經變蒼黃了的臉子，再次看到一對哭腫了的眼睛。

「我不是叫你不要回來嗎？」

「……………」

「我怎知道你已回來？」

「……………」

她始終不說一句話。

我像昨天一樣地推開了窗子，披上春來後的嫩綠的遠山，又

含笑地映在朝陽光裡。我伸了個腰，吸了一口氣，夜行的疲勞全去了。聽到身後那一縷猶在伸展的發泣，更使我知道我和伴侶原是不能分離的一對。而是，我像獲得了至寶似地背過身來說：

「霞子，應該止哭了。爲了怕回來這裡受到寂寞，我跑了一個整夜。而且我曾經經過樓下的步道，更且去岳家，舖門外向你請安；我現在是剛由昨午你和我走過的村道上回來。不信你可以看我的衣服。」

「我懂得。就是爲了怕你寂寞，乃在昨晚上的八點叫婆婆送我回來，一直等到現在的天明時候。倘若夜再延長一段，燈油乾了後的恐怖和黑暗，叫我怎樣子忍受呢？」

在這裡沉默了。太陽光又晴麗地晒入了窗口。

## (八)陰暗面的擴大

清明節後的二三天內下過不常有的苞雨，接着，城南的小河就氾濫了大水。我的樓下也沒入了尺多高的濁水。在樓口困居了二天，水就退了。天也依然是晴明爽愉的桃花天了。

在水退後的第二天，是第二個禮拜的禮拜六下午，霞子獨自上了岳家舖子，我留在家裡寫一篇等待上版的文章，兩個人說好。晚上我把工作做完後便去候她一全回來；還說好，明天倘也請快就上一個親戚家裡去玩一天。

她走了不到半個鐘頭，我也不過寫了一二百字的光景，我的住在城中的弟弟却來訪我。用過了杯熱茶。他就告訴我一句話。

「從又入那裡得到一個消息，社長關照他通知你——」

我已完全明白他的說話，弟弟談到這裡看我一眼。我馬上笑了出來。插口說。

「噫！這樣子的消息嗎？我當是什麼別開生面的趣聞呢？好吧！我有了自由了，我可以走出這死城了！」

弟弟齊注了話。我說過那一句，我也沉默了半個鐘頭。

室裡顯然像置入什麼古怪的東西一樣，沉冷，僵硬，和接觸。

「倘若這件事在四個月以前發生，那也不算得什麼一回事；然而，現在新的家庭創立了不過四個月上下，而就此敗落，不能不令人感到艱困。」

弟弟又這麼說了。臉上上羅滿了憂憂。

「事實上是有一點點的艱困的。然而，我不能掉頭他去嗎？我並不覺到如何的失望和傷痛，我也不詛咒那一群糟塌的卑污的人物。因爲這種腐朽了的社會，是只能讓他們去生榮滋長的；同時我也不覺得我的前途就怎樣的灰黑，反正是這樣子的小年紀，要掙扎要努力要成功，儘有許多時間的；當然不必顧惜，這種生活的失落的，懂得嗎？」

這樣一說，他却憤憤然的也說了許多近乎攻擊的話。到後兩兄弟却邊說邊談到了後路。

「哥哥，反正我可以找一點錢，你就過日本去好不好？在我還沒有籌到錢以前，你先到廣州去讀日文好不好？」

因爲在五年前的暑夜，我曾經對他說過要去日本的話，他在今日突然記起了，便這樣來對我說。我被他說動了。

「那麼，就這麼辦吧！我上東京去，霞子再回她娘家去。」

過後，他走了。我還靜靜地把那篇文章寫完，然後上了社裡，去作完了最後的一晚的工作。

「我要走了！」

在我的咽喉裡老溜着這一句話。我想對我的同事說，對我的僕役說，對我的鄰人說，對我的房子說，對我的案桌說，對我的毛筆和剪刀說。記憶是很明白的：在四年前的晚秋，我狠狠地逃出了廣州，打從東江那兒的江流上繞回了老家，乃落到了這小城安頓在這家高樓裡的小房中；度過了秋和冬，度過了春和夏，更度過了第二個的秋與冬，春和夏；第三個的秋與冬過完了；現在春天也快完了；在這麼一串的遼長日子裡，使我知道世界和中國，知道社會和人情，知道生活和愛情，也知道金錢和權成，奸詐

欺凌和卑賤下流。

現在我要走了；我是一個曾經在傷感裡打滾過來的一個青年，因此那種惜別感，輕輕地包了我。把工作做完了的時候，我站起來，去看我的工作表，去看日曆，去看墨水瓶和朱筆去看那張地圖和那一架報紙。我好像撥過了時間的蒙灰看到了我的工作地的進程率，看到每一個黃昏每一個夜晚我的智慧和心靈的運動點，更看到了這一個社會廣大的讀者對我個人的親切和憎惡的臉龐。

離開了辦公棧我進入了我的小屋

那是寢床那是方桌，那是紅木椅，那是茶几，還是三年來的老樣子，沉默地睡着老主人——我，我走向方桌前去站下來，案上零亂地散鋪着沒有打理過的紙片和信件；案左的白壁上，掛過許多照片，和攝影名作和木刻畫。朝右看過去，那兒的板壁下排着兩張紅木椅，在那席位上，坐過許多對我親愛和我射冷箭的朋友，親戚和愛人；他們都去了，只要我寧靜一刻兒，我就可以默想出他們特有的臉譜。在那板壁上同樣地也掛過照片和名畫；現在都撕去了，現出了敗碎的乳黃色的舊紙板。靠東靠南，都有兩個大石窗，我步到南窗下去，窗外是一列高舖子，把城南的長河橋住了。高舖子後面是一排木樓那兒是我的鄰居。高舖子上面的天宇是黃昏時的那一派，背過來，我站到了東窗口。偏北斜視過去，我居停的樓棟也可以看到，甚至梯口邊的大石窗也可以看到。那是東山，披着春來後的嫩綠，靜靜地列在霞光裡。窗下頭的一列矮屋子，承住了我的視線，我可以聽到那屋頂下的人語。

「我要走了！」

我叫了這一句，對着石窗和寢床和棹席和紅木椅和板壁。然後，我上了第三樓，上了第四樓的露台。我又站了下來，看着城南的長河，河干外那一片綠野和那一道高山。從南看到東，看到東山，看到葛山，看到鐵嶺看到迷娘寨；然後看到西邊那一帶村舍和人家——那一座菓樹園中的樓宇，統都收到眼底。

天漸漸灰暗了，西山上的雲霞愈來愈淡了。河上浮了春暮的輕烟，也都變灰淡了。

我這樣子地回覽了一下，然後想到二月前頭又同同事對我說的一句。

「趙先生，社裡將要改組，自然和你都……」  
就明白先前所看到的陰暗面，正如眼前的暮夜一樣地擴大加深的掩了下來。

「嘿！陰暗畢竟到來了。然而也還有璀璨的明天呢！」  
說了這一句。我去了下樓，上了岳家舖子。

到了那裏，天已完全黑了。霞子上她姑姑家去了。小弟弟去叫回來的時候，晚膳剛好擺上。默默地吃完了飯，我把我的預備好了的話，向她說了。

「我所料想的事，終竟臨來了！」

我僅僅吐了這麼一句。她也和我聽過了弟弟的話以後一樣，笑了，極其鎮定地笑了；然而，那是二月前頭那種介在失望和吃驚中間的強自鎮定的笑。

那再好也沒有了，你不是可以離開這死城了嗎？

「是的，我正如你所說的來回答過弟弟！」

挨在大人們的中間，談過了片刻，兩個人就走了出來。

走在大街上，兩個依傍得很牢。她低低地耳語起來；

「好的，五哥，把四五年前前的漂泊恢復過來吧！去你所想去的

地方旅行一回吧，倘使能够真個過日本那也就痛快地在那裏活

一回吧！你不是說要在三十歲以前把你的腳跡印上全中國的土地

嗎？這正是一個機會。雖然我們的生活，不容許你有那餘裕的時

間，然而我們要捱下去，捱過了夏，捱過了秋和冬，捱到我們可

以有作爲的時候；我想總比這目前死水的生涯繼續下去來得有意

義。也許你會記掛我，不知怎樣來打發我？真的嗎？唔！那許多

勞了。怕什麼，我可以再回娘家去，我挨在你的身邊，還不到四

個月，那麼我還可以說是沒有出閣的姑娘呢？，好吧！五哥，你

可以放下我吧！你看公公和伯伯愛我多麼深，而母親愛我又多麼

細心呢？那麼我的安定，你可以想像到了吧？」

反覆地她把這樣的話說了又說。到後她却不知從那裏想了起

來的，說了許多極其憤慨和嘲諷的話，對着當前的小城社會，和那一群被我所譏為糟塌的人物。

「人家要壓迫我們，我們偏要反抗，看誰的力量大。」

喃喃地還在這樣子的說。

我自己呢，我挽着她的手臂，我在另一個世界裏觀照我的後路。但我一方也朝了她所說及的人物和事情去看。我明白我的漂泊，我的努力，我的生活，在以後的日子會有怎樣的結果。——那十居八九是不能入口的苦澀的野柿。

也和以往一樣，我不敢將這結果先行告訴她，也許她早已看出我心中的擔憂。愈說話就愈少，而且愈往傷感裏去找句子了。走盡了二條大街。路過那家戲院，我徵求了她的同意，還進去看了半晚上的歌舞。

兩個人都明明白白的知道，在不久的某一天，就要分別了。誰能陪自己來估這喧嘩歡騰的台前一席呢？而且又到那個時候才能雙雙地重來估這一席呢？因此兩個人雖然沒有合口交談過，却也知道無該怎樣來珍惜這別前的時間了。我凝神地注視着她：那是眼睛，那是高高的鼻準，那是薄薄的口，胸，那是沒有被柔髮掩住的左耳，那是腰，那是小小的手，揉着我的四個手指。像要把她吸進去似的，細細地往上下朝左朝右地看了又看。她知道自家的伴侶用怎樣大的眼力，在自家的一體上存着殷切的深情的矚視，因此她也微微斜仰了臉子。眼睛一接觸了，那一種火一樣的初戀式的熱愛，把我們燒灼起來了，我感到羞澀地對她笑了一笑，便朝開了臉；這下，却輪到她來凝視我了。我知道她看我的四六比的頭髮，看我那個貼了一點的耳朵看我那雙微陷的眼睛，看我的鼻孔，看我那一道青青的鬚痕，看我那條紅綳的領帶，看我的被揉着的左手。看完了，她又仰起了臉，狠力地町注着我的左臉頰。

「你這裏有一點污」，

她就用手在那裏輕輕地捏了一下。

我回視了她一下，兩個人又被熱愛所燒灼，無言地相顧笑了。

舞台上演了些什麼？我們幾乎是不太知道。我們都留心到身旁的伴侶在用着怎樣的眼力，來描視自己的坐態，同時，却在不同的想像裏來摩揣日後的生活。

直到午夜，才回家中去。兩個人因為怕觸到別離怕想到日後的凄苦。便在苦笑中保持着沉默。過了一夜。

第二天的黎明，兩個人都醒來了。談過了那些誇張的理想的話。她却勇敢地來我的行期。「那麼，你打算在那一天動身呢？」

「最快，也還有十天的勾留。」

「不，你那裏可以再勾留十天呢？你不明白這小城裏的人們的勢利眼睛嗎？你多出現在他們眼前一次，便多被看輕了一次。總該要早，能够在後四五天成行再好沒有了。」

「是的，我也這麼想，可是我願意在這樣子裏多安住幾天，因了你的年青，因了我們的相敬相助，我實在捨不掉這樣子。」

「你是不是說來玩玩的？不然的話，你就應該說一點男性的話，給我聽聽。」

被她這麼一挖，却感到了慚惡，啞了似地笑了起來。

沉默了片刻，她又說：

「那麼你到什麼時候歸來呢？」

我仰了臉子，看着帳頂，遲疑地：「這——！」

晨光進了房子，光洞洞地什麼都可以看到了。我側過腰，看到了她的眼睛裏飽了一泓清淚。然而，她大聲笑了。把那顆大淚，像珠子一樣地凝在眼角裏，啄住我。我不由不吐了那個抑制了整晚上的太息。

「五哥，我知道你一定早回來的。」

「是的，體子說得對，一到楓葉紅了的時候，我就回來」

馬上把臉子埋在枕上去拭乾了淚。在熱地把眼淚擒住了，便擱出了帳子，站在大鏡前說：

「我們不要再說這些話了。你還是起床來把那篇文章寫完，寄到北平去吧！」

「是的！」

(下期續完)

本刊月半一期·每卷六期·每期五分·全年八期·連郵五角  
 本刊着重詩·散文·西洋文評·尤注力于短小精悍的西洋作品之紹介·每隔三期發刊專號一次  
 本刊地盤絕對公開·不論譯品創作·一律歡迎 惠稿

本刊文字非經允許不得轉載

紅

豆

四卷·二期  
 每册五分

二十五年三月一日出版

編輯及 督印人	梁之盤
經理	梁晃
出版	南國出版社
發行	梁國英報局 <small>文咸東街三十二號</small>
總經售處	生活書店 <small>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small>
印刷	光華電版公司 <small>香港德輔道西三八〇號</small>

製特部酒釀英國梁

雙喜牌  
 白菩提酒



酒質：

用美國白菩提配以  
 上酒釀造

功效：

最能補氣補血潤肺  
 益體養顏

特點：

入口香醇芬芳四溢  
 多飲不燥

裝璜：

華麗堂皇高貴無匹  
 送禮最宜

# 學校補充教材 自修參考用書

- |                       |                               |                        |                                |                       |                            |                        |                              |                                  |
|-----------------------|-------------------------------|------------------------|--------------------------------|-----------------------|----------------------------|------------------------|------------------------------|----------------------------------|
| 英國政治組織<br>費章著<br>實價一元 | 社會主義講話<br>山川均著 魯德潤譯<br>實價八角五分 | 日常心理漫談<br>曹寶基譯<br>實價一元 | 中國的建設問題與人的訓練<br>盧作孚著<br>實價三角五分 | 專業與修養<br>六版<br>實價五角   | 青年的修養與訓練<br>三版 乎心著<br>實價九角 | 愛迪生傳<br>伍況甫譯<br>實價八角   | 人物評述<br>增訂六版<br>實價一元         | 世界科學名人傳<br>曹寶基編譯<br>實價一元一角       |
| 珠算速計法<br>菲印緒著<br>實價三角 | 我與文學<br>傅東華編<br>實價六角          | 文學生活文選<br>三版<br>實價一元一角 | 深刻的印象<br>六版<br>實價九角            | 海外的感受<br>三版<br>實價一元一角 | 國際新聞讀法<br>金仲華著<br>實價二角五分   | 經濟建國論<br>畢新著<br>實價二角五分 | 中國經濟論文集<br>中國經濟情報社編著<br>實價七角 | 中國經濟年報第一輯<br>中國經濟情報社編著<br>實價六角五分 |

總店 上海 福州 路三 八四  
發行所 上海 活書店  
本行 發行 特約 十大 銀行 均可 定閱